

877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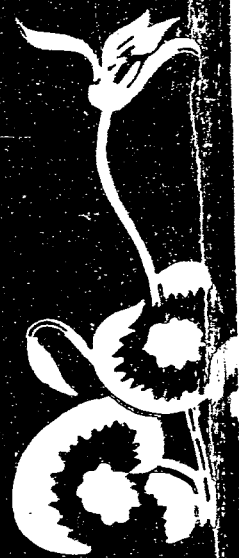
516

2000

夫邦蒙萊
選詩情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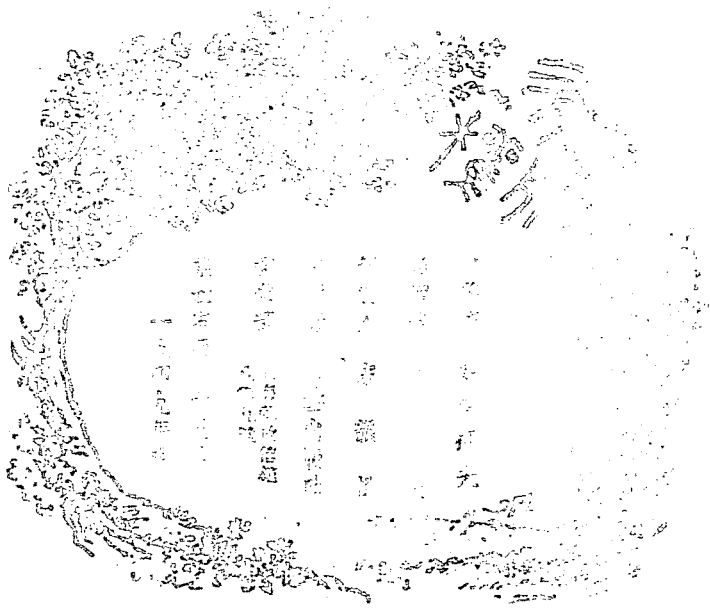
譯振余
行刊社版出華光



萊蒙托夫
抒情詩選



光華出版社



879.47
312-4
9881



3 0532 1023 7

目錄

一八二八年	詩人(『當爲靈感激動了的拉斐爾』).....一	一八二九年	俄羅斯小調.....一	土耳其人底哀怨.....二	獨白.....三	短歌(『海濱坐着一位美貌的女郎』).....四	戰爭.....五	短詩.....六	一八三〇年	高加索.....六	孤獨.....七	給高加索.....八	懸崖上的十字架.....九	奧西昂底墳墓.....九	給——(『不要以爲，我是該當爲人可憐』).....一〇	預言(將要來到這麼一年，俄羅斯底不幸的一年).....一一	七月十日.....一一	乞丐.....一二	諾甫哥羅德.....一三	一八三一年	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一四	希望(『爲甚麼我不是一隻飛鳥，不是一隻呀』).....一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439

人生底酒杯

給 L

✓九月二十八日

『您是美麗的，我祖國底土地啊』

平使

『父子們底命運真是可怕啊』

『我不是爲了天使與天國』

給 D

一八三〇—三二年

給——（『啊，再不能容忍那種荒

淫了』）

死

絕句（『造物主給我注定了沒有走

入墳墓以前不能不愛』）

獻給自己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七

三八

『雖然快樂早就和我翻了臉，』

絕句（『我再不能在祖國這樣地活

受熬煎了』）

我的惡魔

一八三二年

『我愛連綿不斷的青山』

別離（『不要走呀，年青的列慈

庚人』）

✓『靠到我的身前來，年青的美少年呀』

墓碑（『別了！我們能不能再來相

見』）

『不，我不是拜倫，我是另外一個』

情歌（『你這要走上戰場』）

給——（『命運偶然地使我們成了

朋友』）

三八

三九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從前我自己是幸福的』……………四九

『我想要活！我想要悲哀』……………五〇

『我向你致候，英武的斯拉夫人』……………五一

兩個巨人……………五一

『反覆地講着臨別底語言』……………五二

『爲甚麼我不是生而爲』……………五三

給——（『別了！——我們將永遠不

再相見』）……………五四

『人生有甚麼意義！……平平淡淡

地或是』……………五五

帆……………五六

短歌（『你這樣匆匆地走向何方，年青

的猶太女郎』）……………五七

蘆笛……………五九

一八三三——三四年

『我沈思地注視着』……………六〇

一八三六年

垂死的劍鬥士……………六一

美人魚……………六三

希伯萊小調……………六四

題紀念冊（『像一座孤孤的墳塚』）……………六五

一八三七年

○波羅金諾……………六五

○詩人之死……………六九

○巴力斯坦底樹枝……………七六

○囚徒……………七八

○隣居……………七九

○『當那蒼黃的田野隨風波動』……………八〇

○祈禱（『我，聖母呀，現在正向你

虔誠地祈禱」).....八二

「我們分離了，但你的肖像」.....八二

「任誰也不來聽取我的語言：我獨自一人」.....八二

自一人」.....八二

「我惴惴地瞻望着未來」.....八三

「我不顯，人們知道了」.....八三

「請別譏笑我的預言的悲哀」.....八四

「一聽到你清脆的」.....八五

「她一歌唱——歌聲孱孱地消融了」.....八五

劍.....八五

「我，流浪人，從遠處，從和暖的」.....八六

一八三八年

杜馬.....八八

詩人「我的七首閃耀着黃金的

飾紋」).....九〇

一八三九年

「我拿我的遲遲不決的詩句祝賀這」.....九二

不要相信自己.....九三

三棵棕櫚.....九五

祈禱（「當在人生底苦痛的時刻」）.....九七

捷列克河底禮物.....九八

紀念 A. I. 奧多樂夫斯基.....一〇〇

一八四〇年

「常常地，我被紅紅綠綠的一羣

包圍着」.....一〇四

又寂寞又悲傷.....一〇六

哥薩克搖籃歌.....一〇六

女隣.....一〇八

繩者，讀者與作家.....一一〇

幻船.....	一七	『從神祕的、冷然無情的半假面下』.....	一三九
因為甚麼.....	二〇	給 S. M. 卡拉姆辛娜.....	一四〇
謝.....	二〇	給 E. P. 洛斯托普欽娜.....	一四一
譯歌德詩.....	二一	『不，我這般熱愛的並不是你』.....	一四二
給孩子.....	二一	『在荒野的北國，在光裸的高原上』.....	一四三
給 A. O. 絲密兒諾娃.....	二二	懸崖.....	一四三
烏雲.....	二三	爭辯.....	一四四
『別了，滿目瘡痍的俄羅斯』.....	二三	夢.....	一四七
『我寫信給您：這真是想不到事』.....	二四	姐瑪拉.....	一四八
！真的』.....	二四	幽會.....	一五〇
遺言（『老兄，我想跟你』）.....	二三	『一片樅樹葉離開了牠的親密的 枝頭』.....	一五三
一八四一年		『我獨自一人走上了征途』.....	一五五
祖國.....	三四	海上公主.....	一五五
最後的新居.....	三五	預言者.....	一五七
死人底愛.....	三八		

詩人

當靈感激動了拉斐爾

用自已生動的畫筆畫完了

聖母馬利亞底聖像時，

他，驚攝於自己的藝術，

倒在了聖像的面前！

但在他年青的胸膛中

這奇異的激動很快地平息了，

他，困倦而又無言的

忘却了天國的火花。

詩人正是這樣：思想剛剛地

放射出他的光輝，他便用自己的筆

傾吐出整個的心靈；他用豎琴底

嘹亮的聲音懣惑着人世，而在寂靜裏，

迷惘於天國的夢境中，

歌唱着你，你！他心靈底偶像啊！

而雙頰上的烈炎突然冷却了，

他內心的激盪漸漸地

平靜下來，而幻象即刻消逝了！

但心窩裏却長久地、長久地

保留着那一些最初的印象。

一八二八年。

① 拉斐爾——Raphael (意大利文作：Raffaello)

② 意大利藝術家，一四八三——一五二〇年。

俄羅斯小調

—

我在自己心裏創造了另外一個世界，

又創造了一些另外樣式底人物；

我用一條鍊子把牠們緊結在一起，



我給了牠們外形，但沒有給與牠們名稱；
忽然冬天的風暴底雷聲吼了一聲，——
這樣縹緲的創造物便都破滅了！……

二

正如，在一羣閒散的人們面前，
在陰影下坐着一個純樸的歌手，
他帶着人們常見的巴拉賴卡琴，
他不是爲了賺錢，他也是一個閒散的人！……

三

他突然彈出了洪亮的聲音，
爲了對一個心愛的美麗女郎表示敬意——
琴絃底聲音突然中斷了，——
歌底起首是聽到了！——但却無用！——
沒有人能夠唱出牠的尾聲！……

一八二九年。

土耳其人底哀怨

（給國外友人的信）

你知道在暴烈的陽光下有這樣一個野蠻地方嗎？
在那裏慘淡的叢林和草原在開着花朵，
在那裏奸詐與任性在給『惡』致送着賄賂，
在那裏人民底心在爲苦難所激動，
在那裏常常可以碰到一些
如像石頭一般寒冷而又堅硬的心，
但是牠們的力量將要爲不時的哀怒所壓死，
在牠的深處『善』底平穩的火焰將要早早地熄滅，
在那裏人們底生活常常一開始就是痛苦的，
在那裏在歡樂後面常常飛來責難，
在那裏人們因爲奴隸生活和鎖鍊而呻吟！……
朋友！這個地方……就是我的祖國！

A. S.

唉！假使你了解我，

那就請恕我這自由的暗示；

讓虛偽掩蓋起真實吧；

有甚麼辦法呢？——我們大家都是人！……

一八二九年作。

【釋】這篇詩底第一節與哥德一篇名歌底開首，甚為相似，哥德第一行道：『你知道標標開花的那個地方嗎？』哥德所指的是意大利。萊蒙托夫在『土耳其人底哀怨』中所寫的悲慘的地方當然不是土耳其，而是俄羅斯。這種寫法是對檢查制度鬥爭的最好辦法。萊蒙托夫所寫的是尼古拉第一時代十二月黨人失敗以後的俄國。

【註】P. S. 一 爲 Postscript 之簡寫，意爲『附言』、『附白』等。

獨白

相信吧，無爲就是這個世界上的幸福。——
幹嗎要那些深遠的認識，光榮底渴望，
天才與自由底熱愛，

假如我們不能夠享有它們。

我們，北方底孩子們，如像這裏的花草，
花也開不了多久，很快就要凋殘了……。

像灰色的天際的冬天的太陽，

我們的生活是陰沈的。牠的單調的

運行也不會長久……。

在祖國彷彿是窒息的，

心也感到沉重，精神也在哀傷着……。

不知道甚麼是愛，甚麼是甜蜜的友誼，

我們的青春在無用的風暴中痛苦着，

而怨恨很快地就使牠失掉了光彩，
而無情的人生底酒杯我們喝來是苦澀的；
而無論甚麼也不能使我們的心靈歡喜。

一八二九年。

短歌

海畔坐着一位美貌的女郎；
她，迷戀着她的愛人，這樣講：

『請撈起我的項鍊，跳入海底；
牠今天掉進了無底的海裏！』

這才能證實你對我的愛情！』
青年底剛強的血已經沸騰，

心頭懷着一種窘迫的煩亂，
他突然跳入了碧色的深淵。

大海裏浮起了圓圓的泡沫，
波濤涵湧而上，又涵湧而落，

驚濤再度地湧來，拍着海岸，
把親愛的戀人送上了海邊。

呵，好！他還活着，他攀着石岩，
手拿項鍊，但臉色那麼陰慘。

他不敢相信他疲累的兩腿，
帶水的捲髮順着兩肩分披……。

『請你告訴我，我是不是在愛你，

爲了珍珠不惜把性命委棄。

剛才我跳入黑沈沈的海底，
項圈就在珊瑚岩的窟洞裏。

給你』，——他悽然的把兩眼轉向
比生命還寶貴的人兒身上。

回答是：『親愛的，呵，我的愛奴，
假如愛我請再替我探點珊瑚』。

青年帶着一副悵惘的心腸，
跳下去尋覓珊瑚，或者死亡。

大海裏浮起了圓圓的泡沫，
波濤涵湧而上，又涵湧而落。

驚濤再度地湧來，拍着海岸，
但沒有把愛人送上海邊。

一八二九年。

【釋】此短歌係在席勒短詩『潛水者』(『Der Taucher』)影響之下寫成者。但萊蒙托夫更簡潔，僅有席勒短歌五分之一。

戰爭

燒燒起了，我的朋友們呀，那戰爭底烽火，
颯揚起了，那光榮底旗幟；
牠用神聖的號角呼喚着我
去走上那血的復仇底沙場！
別了，那些蠶蟻的酒宴，

那些值得讚美的歌聲底旋律，
與巴克斯（註）底那些可愛的贈與，
神聖的俄羅斯與美麗的女郎們！

我們要忘掉你了，愛情啊，

這虛榮與青春底毒鴆，

而重新成爲自由的人，高高飛去，

求取那永恆的光榮底冠冕！

一八二九年。

【釋】係指一八二九年開始之土耳其戰爭。

短詩

一

有一些奇怪的人，他們對待朋友們

如像對待大禮服一樣：

當大禮服換新的時候，穿着擺擺排場！

可是過後，早已忘掉，拿去賣了下人！……

二

自己腦子裏只是滿裝着自己，
這種人正是那種最空虛的人。

三

使談話者知恥，同傻瓜去開玩笑，
和女人去爭吵，這完全等於

用篩子去屏水：——

上帝，請佑護我們不要受這三種人的氣……

一八二九年。

高加索

雖然在我的毛主席朝霞時期，
南國的峯巒啊，命運就生生地使我們分離，

想要永遠地記着牠們還應當在那裏住一個時期：
正像愛着我那祖國底美妙的歌曲一般，

我愛高加索。

我在童年時候就失掉了我的母親。

但彷彿聽見，在黃昏底薔薇色的時分，
那個草原在對我反覆說着難忘的話語。

因此我愛那些山崖底峯頂，

我愛高加索。

山谷啊，同你在一起我是幸福的；

五年飛一般地過去了：時時在思念着你。

在那裏我曾看見過一雙奇妙的眼睛；

想起了那迷人的目光時，心便低聲地說：

我愛高加索。

一八三〇年。

【釋】高加索——是萊蒙托夫最喜愛的主题之一，
這個主题通過了他的全部創作。他最初見到高加索時
還是一個小孩子，是在一八二五年。高加索底自然景
色及山民底純朴生活給與他有力的印象。所以有人說
，高加索是萊蒙托夫底靈感底源泉。

孤獨

在孤獨中拖着這人生底鎖鍊，

在我們看來，這是多麼可怕。

分享歡樂——這是人人喜歡的；

但任誰也不願意來同你分管苦辛。

我一人在這裏，像一個空幻的沙皇，

痛苦填滿了我的心胸，
我眼看着，歲月怎樣地，聽從着命運，
像夢一般地，都消逝了；

他們又重新來到，帶着鍍過金的，
但却依然是那樣舊有的幻想，
我望見了一座荒寂墳塚，
牠等待着，還在人世上猶豫甚麼？

任誰也不因這個而悲傷，
人們將來（這一點我是相信的）
對於我的死要大大的慶幸，
比對我的生還要更甚……。

一八三〇年。

給高加索

高加索，你遼遠的地方！
純樸的自由底居所啊！
你也充滿了種種的不幸，
也塗上了戰爭底血跡！……

難道你這些洞窟與斷崖
在雲霧底灰色的帷幔下
也能聽見那苦難底呼叫，
築壘、黃金與鐵鍊底聲響！……
不！車爾凱斯人啊，再不要期望
那過往的年代重回到自己的祖國：
自由從前喜愛過的國土，
眼看着要爲了自由而毀滅。

一八三〇年。

懸崖上的十字架

在高加索底羊腸小道上我望見了一座懸崖，
大概只有草原上的蒼鷹才能夠飛上那裏，
但是有一個木製的十字架在上邊發着黑影，
牠腐朽了，被風雨吹打得斜歪在一邊。

自 牠由遼遠的山頭上爲人們望見以來，
好多年代都逝去了，沒有留下一點踪跡。
牠的每隻手都高高地向着天空舉起，
好像是牠想要抓住天上的雲朵。

啊，假如我能夠爬上了那個地方，
我該怎樣地祈禱、怎樣地痛哭呀；
然後，我要扔掉那人生底鎖鍊，

我即暴風雨要變成嬌親的兄弟！

一八三〇年。

【釋】此詩獻給女詩人歌道基雅·彼特洛美娜·蘇式阿娃。

奧西昂底墳墓

（看過了一個旅行者對這墳墓的敘述以後）

在雲霧底帷幔下，
在風暴底天空下，在我那蘇格蘭底
羣山裏，在一片草原的環繞中，
孤孤地屹立着奧西昂底墳塚。
我的麻痺的靈魂要向牠飛去：
好讓我呼吸呼吸故鄉的薰風，
訪問過那被人忘却的墳塚後，
好讓我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涯！……

【釋】莫西昂——傳說中蘇格蘭詩人，大約是三世紀時

候的人。萊蒙托夫底先祖（喬治·萊蒙特）是蘇

格蘭人，因此他常常以蘇格蘭爲自己的故鄉。參

看『希望』。

給——

不要以爲，我是該當爲人可憐，

雖然我現在講的話是這般悽然；

不！不是的！我的一切慘痛的苦難！

不過是許多更大的不幸的預感。

我是年青的；但心裏沸騰着許多聲音，

我實在是想要趕上拜倫：

我們有同樣的苦難；同樣的心靈，

啊，假如我們也有同樣的命運！……

同他一樣，我在尋求着忘懷與自由，

同他一樣，我在童年時情火已燒紅了心，

我愛過高山的落日，浮着泡沫的水流，

還有那人間與天國的風暴底怒吼。

同他一樣，我在枉然地尋求着平靜，

我無論到那裏都爲一種思想所追蹤，

我回顧已往——想去是使人膽戰心驚，

我展望未來——那裏也沒有一顆親切的心靈！

一八三〇年。

【釋】根據萊蒙托夫在原稿上所附記的小批看來，可以

知道，這詩是他讀過了拜倫傳記以後，大受感動

，因而寫下來的。參看『不，我不是拜倫，我是

另外一個』。

預言

將要來到這麼一年，俄羅斯底不幸的一年，
那時候沙皇們底皇冠將要落下；

人們將要忘記對他們往昔的愛戴，

多數人底食糧將來只有死與血；

那時候被推翻了的法律將不再保護

孩子們和那些無辜的純潔的婦女；

那時候惡臭的屍屍所引起的瘟疫

將要走遍所有的悲慘的村莊，

擺着手絹都要把人們從茅房裏叫出來，

飢餓將要把這塊可憐的國土折磨死；

漫天的大火將要照紅河水底浪濤；

在那一天將要出現一個有力的人，

你將來會認識他——也會理解，

他手中寫甚麼提着一把鋼刀：

可是還夠你倒霉！——你的哀哭、你的呻吟，

在那時候他反倒認為是可笑的；

他心中的一切將是可怕的，陰鬱的，

正像他那件帶有高領子的斗蓬一樣。

一八三〇年。

【釋】這篇詩是在一八三〇年所發生的幾件重大事件影

響之下寫出來的：法國七月革命，蔓延至中部俄

羅斯的虎烈拉傳染病以及因此傳染病而激起之人

民騷動（『虎烈拉暴動』）。

七月十日

你們，高傲的人們，又站起來

爭取祖國底獨立，

專制主義底子孫們

又在你們面前倒下了。

血的自由底旗幟，那勝利底

暗淡的標記，又飄揚了，

過去牠曾經爲光榮愛護過：

蘇沃洛夫是牠最頑強的敵人。

.....

一八三〇年。

【釋】詩中所說及的是法蘭西革命事件。

~~~~~

## 乞丐

在修道院底大門外，

站着一個乞討施捨的，

因爲飢餓、乾渴與苦難

而憔悴不堪，就快要死去的乞丐。

他只是求乞一塊麵包，

他的目光顯示出莫大的痛苦，

但有人給他伸出的手中

放了一塊石頭。

我正是這樣地含着辛酸的眼淚，

懷着滿腔的哀愁祈求着你的愛，

我的美好的情感也是這樣地

永遠地爲你所欺騙！——

【釋】萊蒙托夫年紀很輕的時候就愛上了E.A.·蘇希

珂娃。蘇希珂娃比萊蒙托夫年紀大，她看他，就

如同看一個小孩子。萊蒙托夫深深地感到苦痛。

給蘇希珂娃寫過好多篇詩，詩中說到自己對她的

愛情。一八三〇年八月有些青年們由謝列德尼

可夫去莫斯科，爲得是要去托洛伊采！塞爾基耶

夫斯加雅修道院徒步旅行。蘇希列娃和萊蒙托夫都參加了這次旅行。蘇希列娃記述這次旅行的經過時，說到萊蒙托夫怎樣給她寫下了這一篇詩：

『我們在酒店裏換去了滿是塵土的衣服，洗過了臉，就趕緊跑到修道院去做祈禱。在修道院門口遇見一個討飯的胖子。他用枯瘦的戰抖的手向着我們拿過自己的木鉢來；我們大家都給了他一點錢。他，聽見了錢鏗的聲音，帶着十字，開始感謝我們，他說：「善心的老爺們，上帝保佑你們；前幾天也來過幾位老爺，也都是年青的，但却是些好鬧玩的人，他們在譏笑我：放了我滿滿的一鉢子小石頭。願上帝同他們在一起！……」我們回來了，要吃午飯，也好休息一下。我們大家都在桌子跟前忙亂着，在焦急地等着午飯，只有萊蒙托夫沒去加入我們這一夥；他雙膝跪在椅子前用鉛筆在一塊小紙上很快地寫着，好像他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們，沒有聽到我們嘈成甚麼樣子。寫完以後

，起來，搖了搖頭，坐在給他留下的那把椅子上，面對着我，把他用鉛筆剛剛寫成的這篇詩交给了我。

### 諾普哥羅德

(一八三〇年十月三日)

雪原底子孫們，斯拉夫人底子孫們，  
你們爲了甚麼都壯烈地倒下？  
爲了甚麼？……你們的暴君<sup>①</sup>將要死滅了，  
如像所有的暴君都已死滅了一般！……  
在我們這個時代以前，一聽到「自由」這個字，  
你們的心便跳動起來，沸騰起來！……  
有這樣一個貧苦的城市，那裏的人民們看見了  
你們的靈魂向着飛去的那些東西。

一九三〇年。

【註】<sup>①</sup>雪原底子孫們，斯拉夫人底子孫們！——係指十

二月黨人。

●你們的暴君——係指尼古拉第一。

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

一

一 14 一  
我的心，我記得，從兒年時候  
就尋求過奇異的東西。我夢過  
世界上一切的誘惑，但不時

我僅僅頃刻居住過的這個世界；  
那些瞬間是充滿了苦難的，  
在這些瞬間內我做過好多  
離奇的夢。但是夢，如同世界一般，  
不能夠爲這些瞬間所隱蔽。

二

我常常藉着假想的力量在短時間內  
活過幾個世紀，過得是另樣的生活，  
並忘却了人世 不僅是一回了，  
爲一種悲哀的幻想所激動，  
我曾慟哭過；但是我的面貌、形象，  
假想的僧或嬰底對象，  
都不像人世上的東西。  
啊不！牠們裏邊是別有天地。

三

用僵冷的文字是難以表白出  
心靈底格鬥。在人間還沒有有力的聲音  
足以把幸福底願望表達出來。  
我感覺到至高的熱情底火燭，  
但是我還找不出表現這熱情的語言，  
而在這個時候我準備要犧牲自己。

真與能不管怎樣，那怕是  
把牠們的影子吧，注入仙人的胸臆。

#### 四

聲名、光榮，牠們算得甚麼！——可是  
在我頭上牠們有着牠們的權威；牠們  
使我自己把一切都拿來犧牲，  
我無目的地拖着苦痛的日子，  
我受人毀謗，我孤苦伶仃；  
但我却信賴牠們！——不可知的預言者  
曾對我預約過永生，而活着的我  
已經把地上的一切天賦都交付了死神。

#### 五

但是天國裏的人是沒有墳墓的。  
我的一切幻想，當我變成一把灰燼時，  
奇異的人世，就算是不理解牠們吧，

也將要爲牠們祝福；而你，我的天使啊，  
你是不會隨我一同死去的：我的夢情  
將要把你重新交給不朽的生命，  
人們將要同着我的姓名重提起  
你的姓名：牠們怎麼能同死者分離呢？

#### 六

人們對死者是公正的；兒子常常在  
崇拜着父親詛咒過的一切。  
爲了證實這個，無需乎活到老邁！  
一切都有牠的一個終結！  
人比起花草來確乎顯得長命；  
他們的一生要同永恆比較，  
又都一樣地渺小。一個靈魂只應該  
比自己的搖籃多活幾天。

#### 七



靈魂底創造也是這樣的。有時候，  
在河岸上，被人忘却的我  
獨自欣賞那急湍的水流

怎樣地閃着青光泛起了碧波，碧波上  
飛沫如像白練一般怎樣地濺濺作響；  
我這樣地觀賞着，我再想不起  
另外的思想，而曠野的各種喧囂  
驅忘了一羣深遠的遐想。

## 八

這種時候我是幸福過的……啊，甚麼時候  
我才能忘掉那不能忘掉的東西！女子的秋波！  
如許的眼淚，瘋狂與歡樂底根由啊！  
多少時候以來別人占有着她，  
而我却懷着滿腔柔情愛着另外一個。  
我想要愛，——爲了新的災難

我在祈禱上蒼；但在我的胸膛中，  
依然還活躍着那往日底悲哀的幻影。

## 九

在人世間沒有一個人來尊敬我。  
我自己給自己招致煩惱，像給別人一樣；  
哀愁常常在我的額頂上徘徊。  
我無情而又高傲；在一般人看來，  
我甚至於是個惡徒；但是他，哀愁，  
果真就該大胆地深入我的心窩嗎？  
牠幹嗎要知道，我心裏包藏着甚麼東西？  
在那裏是光明還是黑暗！——對牠並無關係。

## 十

一片烏黑的雲朵打從天空飛過，  
雲朵裏隱藏着宿命的火燭；

火焰，跳動着，把牠碰到的一切

統統化爲灰燼。牠以驚人的速度

閃耀了一下，又藏入烏雲裏邊；

有誰能說得出牠的來源？

有誰能看得透雲朵底內心？

何必呢？牠們就會消滅得無影無踪。

一一

未來的一切攪擾着我的心房。

我將怎樣地結束我的生命，我的心

注定了在何處漂泊，在甚麼地方

我將遇到可愛的物、可愛的人？

但是有誰愛過我，有誰能

聽得出我的話聲……我懷着哀愁

看到，愛，同我一樣，——是罪惡，

我看到，我不能再那般無力地愛了。

一二

世上有好多人不相信愛情這種東西，

因此他們是幸福的；在別一些人看來，

牠却是誕生在血流中的希望，

是頭腦底混亂，或是夢中的幻境。

我雖然不能給愛情下一個定義，

但牠却是一種最強烈的熱情！愛——

是我不可缺少的東西；我也愛過，

緊張着我全部的精力。

一三

欺騙不能夠改變我的癖性。

空洞的心毫無熱情地在痛楚着，

而愛情，這青春時期底女神啊，

依然定居在我的創傷底深處；

有如在廢墟底隙縫中，有時，

會長莊一株年青的、碧綠的巨榉，  
牠娛悅着人的目光，  
也把幽暗的花崗巖裝璜得很好。

一四

仙鄉的遊子在哀憐着牠的命運。

牠毫無防禦地被交付給

風暴與毒箭，最後牠只得

早早地凋謝枯萎；

但是疾風却不會把我的白樺

連根拔起：牠是堅實的；

正如同只有在破碎的心房裏

熱情才能具有無限的權力。

一五

高傲的心在生活底重壓下

不會疲倦，也不會冷卻；

運命不會這樣快地絞死牠，

只能夠激起牠的不安；

牠雖然能夠成就千萬人底幸福，

但牠却時懷着復仇的意念，

反抗那不可抗拒的運命，準備要幹出許多壞事：

長着這樣的心，你是暴徒，還是神……

一六

我是永遠地喜愛曠野荒原！

我愛那光裸的小山間的微風，

我愛高空中的飛鷺，

還有那平原上的雲影。

在這爽快馬兒不曉得重軛，

殘暴的鷹在天藍下嬉戲，

而天際的浮雲在疾飛，

比草原還自由，還鮮麗。

一七

當草原底無邊的海洋

在眼前閃爍着青光時，

永恆的思想，如同巨人一樣，

突然打入了人底心智；

宇宙交響曲底每一個聲音，

痛苦或歡樂底每一刻時光，

我們都是理解的，我們在自己的

命運上能夠給自己結清這一筆賬。

一八

當那白日將近，在天氣清明的時候，

有誰曾登上那荒山底高峯？

眺望那西方落日底餘輝

和東方將臨的夜色底陰影，

下邊是：藹，山凹與叢林，

四外是奇異的崇山峻嶺，

正如暴風雨後的浮雲聳立着，

而奇妙的頂峯在光輝中燃燒。

一九

心頭上滿都是，滿都是逝去的年華，

心在激烈地跳動着：烈燄般的幻想

又把往事的屍骸復活起來了，

在屍骸上依稀是那般的美妙、芬芳。

正如我們喜歡端詳自己的肖像。

雖然牠已經再沒有跟我們相像的地方，

雖然在畫布上還保留着困了時光與痛苦

而早已消失了的烟烟的日光。

二〇

大地上還有甚麼比這些天然的金字塔、  
這些傲然屹立滿披白雪的山嶺

更爲壯麗的東西？任甚麼也改變不了

牠那高傲的雄姿：無論是國家底光榮、  
國家底恥辱；團團的烏雲粉碎在牠們的山脊上，  
閃電底光芒圍繞在巖巖的頂峯；任甚麼

也傷害不了牠們。誰要是離得天近，  
誰就不會爲地上的東西所傷損。

／ 一一

草原的容顏是悽然的，在那裏

奔馳的朔風只是吹拂着銀色的羽毛草，

在一往無阻地向前疾飛，

而任性趕着塵土在前面奔跑，

在那裏，不管你向那方觀望，到處

可以看到三三兩兩的白楊，

牠們在淡藍色的暮靄下，黃昏時分，  
在空漠的遠處顯出一片糝糊的枝椏。

一一一

人生是這般地煩悶，假若要是沒有鬥爭。  
我們，沉湎於逝去的往事裏，在人生當中  
判別不出多少事情來，在青春年少時

人庄不會娛悅人們底心靈。

我需要動，每天我在希望着

要成爲一個不朽的人，正好像

一個偉大英雄底靈魂，我不懂得，

休息究竟是甚麼意思。

一一二

有一個東西永遠沸騰、成長  
在我的心裏。希望與愛傷

在不停地困擾着這個心房。

但這是甚麼呢？我認爲人生本來是短暫的，我時時害怕，怕我完成不了一件甚麼工作！在我的心裏，生活底渴望比命運底痛苦還要強烈，雖然我根本瞧不起別人底生活。

二四

有這樣的時候——機智凍結的時候；當希望底目標模糊時，就來到了心靈底曠曠、思想底麻痺；

歡樂與痛苦之間的曖昧；

心靈自己爲自己所束縛，

生是可憎的，但死亦可怖。

在自己身上去尋求痛苦底根源吧，無論甚麼也不要埋怨上天。

二五

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心情，但無論是天使的或惡魔的舌尖，都不能夠把牠表白得分明；牠們從不曉得這樣地混亂，一個滿都是純正，一個滿都是惡毒，只有在人底心中，那神聖的和罪惡的才能結合在一起。人底一切痛苦正就是產生在這裏。

二六

任誰也沒有得到過他所希求的和他所愛戀的，甚至於那上天賦與他一個幸福的命運的人，往事如果浮入了他的記憶，

他一定要說，你可能是幸福的，假如命運不會粉碎了你的希望。但是大海中的波浪決沒有重新奔回海岸的力量。

二七

當牠，被宿命的風暴追趕着，洶洶地挾着自己的泡沫飛奔時，牠纔還記得那個牠所從來的曲港，在那裏牠在蘆花深處曾泛過清流，而，或許，牠又到另一個海灣，但在那裏牠再不能爲自己找得平靜：誰要是曾在海上漂泊過，誰就在海畔巖石底陰影下不能夠得到安眠。

二八

我預見到我的命運、我的下場和我心上的早年的悲哀底烙印；只有造物主知道我是怎樣地痛苦；但與我不關痛癢的人世無需來過問。我將來死後是不會爲人們忘掉的。我的死將是可怕的；異域他鄉一定要爲牠而驚嘆，而在自己的祖國人們將要詛咒亦對於我的記憶。

二九

人們。不，不是人們；有一個人，她是會愛的——雖然她的並不是我；直到而今，她對我還不相信，但是她的心，却充滿了熱情底火，並沒有留心那些世俗的成見，她心裏還記着我的預言，

快樂而又活潑的雙眼爲無用的  
淚水一天天的變得昏暗。

三〇

一座血跡模糊的墳塚在等待着  
我沒有祈禱、沒有十字架的墳塚，  
牠在急流底野岸上的荒草中，  
在雲煙彌漫的天宇下；四外空漠  
只有一個年青的異鄉客  
爲不自禁的惋惜、傳言、好奇  
所驅使，來到了這裏，有時候  
偶然地在這塊墓石上坐一坐。

三一

他說：人世爲甚麼不理解  
他的偉大，他怎麼沒有給自己

找得朋友，愛情底溫存

怎麼不再給他帶來希望？

他本是該當享有愛情的。悲楚

在攪擾着他，他望望遠處，

他望見帶有碧色波紋的雲團，

一片白帆、一隻急駛的獨木船。

三二

我的墳墓啊！——我的那些

可愛的幻想跟這些東西相像。

未實現的一切中有甜蜜，這些畫圖裏

有美麗；只是難以把牠們搬到紙上。

思想是有力的，當牠還沒有

爲語言底尺度束縛住的時候，

當牠還是流暢而自由，如像

兒童們底嬉戲、夜靜中的琴聲的時候。



一八三一年。

【釋】這篇詩是以寫作的日期當作題目的。萊蒙托夫底少年時代的抒情詩，一般地，是可以視為他的精神生活底日記——這些詩是同他這些年代所經歷過的一切是如此聯繫着。這一篇詩彷彿是他少年時代的抒情詩底一個總匯（他在一八三〇——三一年寫過將近二百篇詩）。這裏有孤獨底主題，有光榮底主題，有愛底主題，有痛苦底主題，有死底主題。但是除此以外，在這裏發展了並十分顯明地表現出了在過去的詩作中只是暗示過的東西：關於永恆，關於『心靈底朦朧』，關於人心，『神聖的和罪惡的』底衝突，關於幸福底奇缺的思想。根據這一篇詩可以看到，萊蒙托夫讀了不少的書，而且是十分用心地讀過的。他使用着這樣複雜的概念，如像『心靈底格鬥』，『幸福底願望』，『生活底重壓』，『宇宙交響曲』，『

生活底渴望』，『心靈底朦朧』。在這篇詩裏頭

輕描淡寫的自然底畫面，也是萊蒙托夫詩作中特有的東西，牠們是與人的心情相提並論的：雷雨的烏雲，『草原底無邊的汪洋』，山峯，海波。

### 希望

爲甚麼我不是一隻飛鳥，不是一隻呀

正打我頭頂上飛過的草原上的烏鴉？

爲甚：我不能夠在天空裏飛翔遨遊？

爲甚麼我不能夠只愛戀着一個自由？

我要向着遠方，向着遠方呀，隨風飛揚，

在那裏我們祖先們底田野裏鮮花怒放，

在那苔碧裏，在那雲霞瀾漫的山巒上，

他們被人忘却的屍骸就葬埋在那廂。

在古老的牆上掛着祖傳的盾牌一面，

還有哪，還有他們的鎊痕斑駁的長劍。

我想要一直飛上，飛上那長劍與盾牌，

用我的翅膀呀，拂去牠們上面的塵埃；

我想要觸動一下蘇格蘭豎琴底琴弦，

讓那琴聲響徹了蒼穹，也響遍了人寰；

牠爲我一人傾聽，牠也爲我一人驚醒，

牠那樣地響起，牠又那樣地漸入寂靜

幻景都是渺茫，而願望呀又都是無用，

假若要是違背了命運底嚴峻的命令。

我在同我祖國底巒峯起伏的山崗間，

展開了海洋底無涯無際的驚濤惡瀾。

勇敢的無畏的戰士們底最後的孤子，

在那鄉的廣漠的雪原上就快要瘦死；

我生在這裏，但我的心不是這裏的呀……

啊！爲甚麼我不是一隻草原上的烏鴉？……

一八三一年

【釋】這篇詩是按照蘇格蘭短歌的格式寫下的，顯然地

，他是讀了瓦里特爾·斯各特關於陀馬斯·萊蒙

特的短歌之後，受了感動而寫的。萊蒙托夫的祖

先——喬治·萊蒙特是蘇格蘭人，是詩人陀馬斯

·萊蒙特的後裔。

## 人生底酒杯

我們閉起兩眼

啜噉着人生底酒杯，

拿着自己的眼淚

打濕了牠的金邊；

等到在死神的面前

那根游絲的眼睛上落下，

而誘惑過我們的一切

也隨着游絲消逝了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才看清楚了，

金杯原來是空空的，

他裏邊也曾有過美酒——幻想，

而牠——却，是我們的！

一八三一年

### 給 L

(仿拜倫)

我站在別人的腳前，還沒有忘記掉

你那美侖的目光；

我愛着別人，不過是還在爲了

往日的愛情而痛苦；

正如一座紀念碑，那有力的魔王，

靠在提敘着古時的事，

而我也永遠在背誦着一句話：

我愛，我愛一個女郎！

現在你已經歸了別人所有，

詩人已經爲你忘却；

從那時幻想便拖着我

離開了祖國的國土；

船兒載着我離開了祖國

奔向那不知的國度，

而海上底波濤反覆地說：

我愛，我愛一個女郎！

喧嚷的人世沒有人能夠知道，

誰個曾經這般多情地爲人愛，

我曾經怎樣地痛苦過，我因爲自己的記憶

心上難過了多少年月；

我不管在甚麼地方尋覓

那往昔的平靜，

心却老在對我低聲地講：

我愛，我愛一個女郎！

一八三一年

【釋】這篇詩是獻給娃爾娃拉·亞力山得洛芙娜·洛普

辛娜。萊蒙托夫對洛普辛娜的愛是純真的，詩人

對她是終身不忘的。

九月二十八日

我又，又看見了你的可愛的眼睛，

我同你談了幾句話。

而你的話聲又使我想起了

那被墳墓帶走了的往事——

憑甚麼？——別人可以親吻這一對眼，

可以緊握住你的手！

你的話聲在夜的黑暗中對別人

低聲地說：我愛你！我愛你！

請你告訴我：你的那些吻真地

不是假裝出來的嗎？

他們遵從着的是丈夫的權利，

但不是愛情底權利；

他並不是爲了你而出生；你

却是爲了烈焰般的熱情而誕生。

你，把自己交給他，也不問一問

你自己的良心。

他在你的面前是不是

感覺到內心的悸動：

他能不能爲了只是想著這個，

蔑視那爲人蔑視了的世界；

他是不是帶着沉默與眼淚

去接待你的冷情的致問？

而爲了同你在一起的那些瞬間

犧牲掉所有的最好的年華？！

不是的！我相信，那樣的人決不會

製造出你的……幸福，

他在你身上只能找出一些

外表上的至美。

那麼！你是不愛他的了……你

因了一種神祕的力量又緊聯着

那顆悲感的、幸福從來不熟悉的、

但却如像愛情一般柔美的心的。

一八三二年

~~~~~

您是美麗的，我祖國的土地啊，

但您的風雨霜雪還要更爲美麗；

在那裏冬天和初冬一樣，

正如她的人民跟初民一般！……

在這裏雲霧掩蓋了蒼穹！

草原展開了一片淡紫色的地氈。

牠是這般清新，和心靈這般親近，

好像牠只是爲了自由才創造的……

但是這片草原和我的愛情無關；

但是這飛舞的、銀色的、
對這污穢的國家說來是太乾淨的雪，
從沒有娛悅過我的心。
那個墳堆和那妙忘却的

但是我，但是我覺得最珍貴的屍骨，
爲牠的寒冷無透的被單掩蓋起來了。

一八三一年

天使

天使在夜半的天空中飛翔，

他唱着一支幽靜的歌曲，

明月、繁星、朶朶的烏雲

在傾聽着那神聖的歌。

他歌唱那在天國花園底濃蔭下

純潔的幽靈們底至福，

他歌唱偉大的上帝，

他的讚美是出於至誠的。

他在胸膛裏帶來了一顆年青的心

爲了這悲哀與眼淚底世界；

他的歌聲正就在這年青的心裏——

雖然沒有文字，但却是活躍的。

這顆心，充滿了奇異的願望，

人世上經受了很久的磨難，

牠認爲人間底貧乏的歌曲

不能夠代替那天國底聲音。

一八三一年

【釋】這是萊蒙托夫少年時代的詩作中親自付印並以自
己的全名發表的唯一的一篇。

父子們的命運真是可怕啊！——

生不得相見，又在遠離中死去了，

而在有着公民稱謂的祖國裏，

過得是仙方流浪人的生涯！——

但是我的父親啊，你已經完結了你的——

你已經給期待已久的死神帶走；

那個會是你的一切痛苦的根源的人，

上帝啊，願他的死將來也靜靜的，像你的那樣！

但是你要寬宥我！人們想把我心中

從搖籃時期就在我心中燃燒起的、

造物主已經確認無罪的神聖的火花撲滅，

父親啊，這是不是我的過錯？

但是他們的希望是徒然的：

我們兩人中間豈不出一點仇恨，

雖然我們兩人都做了苦難的犧牲！——

我無法判斷，你有沒有過錯。——

你爲世人責難嗎？但世人是些甚麼東西？

一羣忽而惡毒忽而眷顧的人，

過分的誇獎與如許可笑的

誹謗中傷的總匯。

遠遠地離開牠，地獄或天國的精靈，

你忘掉了塵世，正如爲塵世所忘掉一般，

你比我要幸運得多；在你面前，

像人生之海一般——命運的無窮

展開了一個莫測的深淵。——

難道現在你一點也不惋惜

那消逝在不安與眼淚中的日子，

那陰慘時而又可愛的日子嗎？

在那些日子，你在你的心裏，像在荒野裏一樣，

尋覓過往昔的傳感底殘跡與往昔的一切幻想。

難道你現在一點也不疼愛我了嗎？——

啊，果真這樣，那我認爲天國

也遠不如我生活着的這個世界；

儘管我在人世上看不到幸福，

但是，至少，我在愛牠！——

一八三一年

【釋】這篇詩是紀念詩人的父親猶里伊·彼特洛維奇。

萊蒙托夫之死（一八三一年十月一日死於杜拉縣

自己的莊園內）。根據這篇詩的敘述，猶·彼·

萊蒙托夫底整個命運是悲劇的，不僅在家庭生活

方面是如此。『而在有着公民稱謂的祖國裏過得

是他方流浪人底生涯！』及『你爲世人責難嗎？

』此等詩句表明了父親所遭受過的最深刻最嚴重的

的打擊。萊蒙托夫在『讓我去管任何的人』（一

八三一年作）一詩中有一節會說及他的童年生活

的絕話：

我是苦難的兒子。我的父親

一直到死從來不知道甚麼是平靜，

我的母親又是消滅在眼淚中；

他們只丟下了一個我——

人們宴席中不必要的來客，

乾枯的樹身上的一枝小小的樹枝；

牠雖然還是綠色時，却沒有了生命之

死神底女兒——死是她注定的命運！

~~~~~

我不是爲了天使與天國

爲全能的上帝創造下來的；

但我爲了甚麼痛苦地生活着，

關於這個他知道得更念。



如像我的惡魔，我是罪惡底選手，  
帶着一顆高傲的心，如同惡魔一般，  
我在人間是一個忘懷一切的流浪者，  
對人世與天國毫無一點緣分；  
請看看我們兩個的命運，  
憑着你的記憶請給牠們比較一下，  
請用你那冷情的心相信吧，  
在人世我和他是一個樣子。

一八三一年

【釋】此詩作為長詩『惡魔』之後記，附於『惡魔』第二版後。

## 給D

同我在一起吧，像往常那個樣子。

啊，跟我說話呀，那怕只說一個字，  
好讓我的心在這個字上找得到

牠老早就想要聽到的那個東西；

假如希望底火花還依然保留在

我的心裏——牠定要活躍起來的；

假如淚珠可以浮現在我的

眼睛裏——那牠會要滾落下來。

有好多話——我不能够說出來，

因此，牠們才有權力來制服我；

聽過了這些話，我便可以重新復活了，

但這些話却不能使別人再生；

啊，相信我吧，冷情的語言

會玷污你的芳唇，

正如同蛇底有毒的舌尖會刺傷

年青的花兒所嫩羨！

一八三一年

給

啊，再不能容忍那種荒淫了！  
難道緋袍就成了惡徒們的盾牌？

讓那些蠢材們去崇拜他們吧，  
讓那一個擊琴對他們彈唱吧；

但是請你停一停，詩人啊，  
金冠——並不是你的冠冕呀。

從自己的祖國放逐出來，這個  
請你像自己一般地到處去誇耀吧；  
上天早早地便賦與了你  
崇高的思想和崇高的心靈；

你看見過惡，而在惡的面前  
你從沒有低過你的高傲的頭。

你歌唱過自由，當暴君赫然地  
高坐着，刑罰威嚇着人民的時候；  
在這恐怖的土地上你是一個陌生人，  
你只懼怕那永恆的裁判，你歌唱了，  
在這個國家裏還有一個人，  
他能夠理解你的歌。

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

【釋】這篇詩過去人們認為是獻給普式庚的，萊蒙托夫  
認自己是普式庚的繼承者（『在這個國家裏還  
一個人，他能夠理解你的歌』）。後來有人認  
這是獻給波列日阿莫夫的。不過這還不能算是  
論。

## 死

— 34 —

爲一些開着花朵的幻想所撫慰，  
我靜靜地睡着，而忽然醒了過來，  
但醒也是一場虛幻的夢；  
我想，這一串不可信賴的夢幻  
已經被我粉碎，但我，情願更進一步  
爲另一種幻想所欺騙，假如  
這一種幻想能夠『創造出』  
那使我們再不把無情的人世  
看在我裏的另一個新世界。  
我彷彿覺得，死神用寒冷的氣息  
已開始，凍結我的血流；  
心雖不是經常地但却堅實地跳動着，  
帶着一種莫名的苦痛的戰慄，  
而肉身，看見了自己的末日，盡力地

重新扼制着焦急的心靈底激動，  
但心靈却帶着無限的悵惘  
傾聽着往日的伙伴，而聲聲的責難  
使他們的決別顯得更其傷慘。  
在可怕的希望與哀傷底間隔中，  
在兩個生活間，我想到的  
不是這個生活，也不是那個生活，  
只有一種懷疑在激動着我的心胸，  
那最後的懷疑啊！我不能夠  
理解，怎樣才可以感覺到幸福  
或辛酸的苦痛，遠遠地離開了  
那人世，在那裏我第一次認識了  
我在生活着，我的生活是無涯的，  
在那裏我貪婪地尋求着自覺，  
在那裏我愛過好多個而又都失掉了，  
我順從着這脆弱的身軀而愛過，

離開了他我不懂得愛情到底是甚麼。

我這樣地想着，忽然心神茫然了，等了一霎時我又活了過來，

但是却不見了自己周遭的一切

人間的東西，我再也不記得

疼痛，不記得我未來的

命運與死的沉重 不安：

一切對於我是這般地清晰而了然，

無論關於甚麼也不必問訊自己，

彷彿我又重新返回了那個地方，

在那裏我住了好久，一切都熟悉，

只有一種微微感到的隱痛，

在我思想底馳騁中給我指出了

我的人世間的短暫釋放。

突然，在我面前，在無盡的曠野裏，

一隻不可知的手帶着大的響響，

展開了一本書，上面寫着好多字，

但我只看清楚了

我的可怕的命籤，

給我用血紅的字分明寫着，

無形體的靈魂，去啊，重新回到

地下。忽然那本書在我面前消逝了，

而淡青色的天空也變得一無所有；

沒有天使，沒有地獄底悲哀的惡魔

去甲翅膀劃分那空幻的田野，

只有滿天陳落的星辰在運行着，

向大地上投射下暗澹的微光。

我，看過了自己的命籤，打了個寒噤。

怎麼？我又要飛向那個地下，

去看那些童年時候的錯誤，

就是牠們 以發生罪惡的根源！

我將要去 看人們底所有的苦難，

祕密的痛苦底細小的原因，

碰巧，我還要看看人們底財產，

而將不可能去告誡他們了。

但也好，我可以靜臥在地下。起碼

可以有一座帶有華麗的陵堂而墳墓，

人們把我的屍體葬到牠的下邊。

我想要鑽入棺木裏邊，

我鑽進了那個暗室——長長的棺木，

我就停息在我的屍體腐爛了的地方。

那裏已經露出了骨頭，一塊塊的

青色的肉掛在上邊，在那裏我看見了

帶有凝固了血流的肉管。

我帶着失望的心緒坐着，看着

一堆堆的蛆蟲在那麼快地蠕動着，

那麼貪婪地吃着死神底食物。

蛆蟲時而從深深的限窩裏爬出來，

時而又爬進醜惡的骷髏裏。

怎麼樣呢？牠們爬來爬去的

引起了我癢癢的疼痛。

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朋友底死，

他同着我的心靈曾很久地生活過，

他是我最後唯一的朋友，

他同我的心靈共嘗過悲哀與歡樂，

那時我想幫他一把，但却是不成，不成。

死亡底迅速的踪跡在他身上

奔流着，而蛆蟲漸漸地增多了，

在拚命地爭着那殘餘的食物，

嚐着那異臭的濕淋淋的皮肉。

只剩一些骨頭了，牠們也沒有了，

躺着的是一具屍骸，而不是屍體了。

我，懷着一個陰鬱的希望，  
俯伏在那無常的殘骸上，

我想要用自己的氣息把牠們暖過來，  
或者用我的不朽的生命使牠們復活；

啊，那時候，只要能在牠們上邊感到

那怕是片刻的、片刻的溫暖，我情願交出

那人間如許的幸福。但却枉然，

牠們只是聽從着上天的信條，依然

是寒冷的，像輕蔑一般地冷。

那時候我吐出了粗野的咒罵，

咒我父親和母親，咒所有的人。

帶着不朽底恨惱，殘酷的

死亡底證見人，我長久地、長久地

埋怨着造物主，我怕去祈禱，

我想要向上天說出靈神的話，

想要說……

但聲帶麻痺了、原來我已「醒過來了」。



## 絕句

造物主給我注定了沒有走入墳墓以前不能不變！

但是順着這同一的造物主的意志，

凡是愛我的都必定要死滅，

或者像我一樣必定要痛苦一生。

我的意志是同我的希望對立着，

我愛，却又害怕爲我愛的人所愛。

在偏僻的山岩上，春天的時候，

琉璃草沒有一個伴侶孤孤地開着花朵，

狂風在吹着牠，暴雨在打着牠，

山岩還同往日一般高高地屹立不動；

但是美麗的小花已經不復在牠上面輝耀，  
牠已經被狂風吹折，被冰雹打碎。

我也正是這樣地在命運底打擊下，

像山岩一樣，站看不動，

但是任誰也受不了這種思想底鬥爭，

假如他來握一握我的手；

我不是感情底而是自己行爲的主宰，

將來就讓我不幸的——我也情願一人去不幸。

一八三〇——三一年

### 獻給自己

我真想要使我自己相信，

我並不愛她，我想要，

度量一下那不可度量的東西，

想要給無涯際的愛情一個界限。

她的威力底霎時間的輕忽

又給我分明地指出了，

我們是毫無辦法

壓伏下那心靈底嚮往；

我的鎖鍊是沒有辦法掙得斷，

我目前的一時的平靜，

不過是在一羣入夢的惡魔的上空的

海魯威姆<sup>①</sup>底飛翅的聲音。

一八三〇——三一年

【註】<sup>①</sup>海魯威姆是第二位天使。

雖然快樂早就和我翻了臉，

如蒙愛酒，如像人們底微笑，  
我的希望底明燈，比青春

還要早，也早早地昏暗了；

但我却沒有把命運和人世看眼裏，

但牠們也並不能貶低我的身價，

而我在冷靜地期待着死亡

或是好的日子底來到。

人們不再相信我的語言了，

但我起誓，牠們並沒有一句虛謊：

誰要是自己常常地被人欺騙，

那他決不想要再去欺騙旁人。

讓我的生活，在風暴中飛旋吧，

我毫不管牠，我早已知道，

當我的心在我的胸膛中還在跳動，

牠是決不會看到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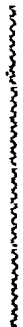
只有那陰暗的、潮濕的墳墓，或許，

才可以使那個人得到一點安息，

他的心靈會經過分熱情地愛過，

爲了人世也能夠愛一愛他。

一八三〇——三一年



我再不能在祖國這樣地活受熬煎了，  
離開這裏，到那裏，走入血的戰鬥。

在那裏，這顆滿是裝着你的心，

或許，可以不再這樣地跳動。

不，我並不希求你的愛，

不，也不要那惱人的濫情；

我需要看看死神，我需要鮮血，

好讓牠來撲滅我胸中的烈火。



讓我像一個戰士倒在沙場吧。

我是不會爲人世所哀悼的，

我的熱情底風暴和我的生活

將不再成爲任何人的痛苦底緣由。

在我沒有思想、沒有泣哭、

沒有哀怨而沉入期待已久的夢境。

在那個地方，命運將要背棄

年青時代底那些神聖的諾言。

但是假如我在這個夢裏

還忘不掉那悽然的愛情之夢，

假如命中注定了，永遠地，不管在那裏，

我心中老在想着你那綽約的仙姿；

假如在那心靈應當飽餐幸福的

遼遠的地方，假如在那裏

也沒有可能醫好那

心靈上的沉重的創傷，——

呵，那麼，在這離別底時候

親切地看他一眼吧，他帶着驕傲的心，

不怕人們底譏笑，不怕痛苦底折磨，

他將爲了祖國底光榮而死去；

他，常常地，在神秘的陶醉中，

用自己含淚的雙眼凝視着你，

胸膛裏激起了人間的哀傷，

而對你的微笑感到無上的歡欣。

## 我的惡魔

他的性格就是一切罪惡底淵藪；

在黑沉沉的烏雲裏飛翔着，

他愛那宿命的風暴和河水底

浪花，還有那深林底喧響；

他愛那黑黢黢的午夜，

雲霧、慘澹的月色，

痛苦的微笑，和那不知道

淚水不知道夢境的眼。

— 41 —

他習慣了去竊聽那人間底

毫無意義的瑣細的絮談，

寒喧酬酢底語言他認為是滑稽的，

而獻身於信仰的人他又覺得好笑；

他不懂得甚麼是愛情，甚麼是憐憫，

他靠着人世上的食物生活着，

他貪婪地吞食着戰爭底烽煙

和迸流的鮮血所冒出的熱氣。

要是誕生了一個新的苦難者，

他就要去攪擾父親底心懷，

這時候他帶着險惡的嘲笑，

帶着滿臉粗野的嚴肅；

有人要是帶着突突不安的心

一步步地走近墳墓的時候，

他定要去和他共度那最後的時刻，

但病人却得不到他的一絲慰藉。

只要我一息尚存，高傲的惡魔

決不會離開我一時半刻，

而他用他那奇異的火底光輝

來照耀着我的心智；

指點出一個至善底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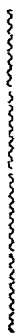
突然又把牠永遠地拿走了，

給了我一些幸福底預感，

却永遠地不給我一點幸福。

一八三〇—三一年。

【釋】此詩係一八二九年夏日相同的那篇詩底改訂稿。



我愛連綿不斷的青山，

當那，如同南方的流星一般，

明麗無光的赤色的月輪

從山後浮起的時候，

詩人最優美的詩中的女皇

和那蒼穹有時引以爲榮的

冠冕上最珍貴的寶珠，

彷彿便是人間的帝王。

在西方落日的餘輝

還在烏雲底邊際燃燒着，

她總是不想得痛痛快快地

把陰鬱的天際讓給明月；

但霞光很快地就熄滅了……

月亮已高升在天空。現在

只有兩三片浮雲圍繞着

牠……這就是這個白而龐兒

可以拿來給牠裝飾的

全部的裝飾品。

誰個沒曾見過這樣的夜

在山谷中或在草原上？

有一天，就在這樣的月色下

我騎着一匹飛快的駿馬，

在深藍色的山谷中遊行，

我獨一人，隨意飛馳，有如疾風；

朦朧的月色把牠那銀白色的光輝撒向

我的身上，撒向馬底鬃毛上，

也撒向馬底脊背上；

我覺到，馬在怎樣地呼吸，

馬蹄叩在地上時，

地在怎樣地磕碰着牠；

而我在奇異的忘懷裏

緊張起身體底各部，

我想要把自己同馬溶化成一體，

這樣子好加快我們的奔馳；

我的馬這樣地飛跑了很久……

我向着四外張望：

還是那一片草原，還是那一輪明月：

牠：向着我低垂下自己的視線，

好像在譴責着——

一個人同他的一匹馬

在這深夜裏想要跟牠

爭奪這草原上的主權！……

一八三二年。

## 別離

不要走呀，年青的列茲庚人；

爲甚麼要匆匆地回你自己的家鄉？——

你的馬兒疲困了，深山裏是濕的濃霧；

在這裏你有安身的處所又有安寧——

而且我還在愛你！……

難道這一片朝霞就帶走了

天國的雨夜底回憶；

我也沒有甚麼贈送的：我是窮苦的，  
但我的心，和你的一樣，也是  
造物主所賜與的。

在一個吹風下雨的日子你來到這裏，  
穿着濕淋淋的外套，帶着愁苦的面孔；  
今天，陽光這樣地明媚，難道  
你想要使今天永遠地成爲

陰霾的日子；

你看啊：四圍的山嶺在發着青色，  
像是一些巨人，可怕的一羣；  
雲霞底光輝和叢林——是牠們底裝飾；  
我們是自由的、和善的；——爲甚麼你的目光  
要飛向另一個地方？——

相信吧，甚麼地方愛我們中裏便是我們的家鄉；  
在家鄉的山谷裏，你親自說過：

可憐的眼睛底微笑不是在迎候着你；  
跟我在一起吧，那怕只一天，那怕只一時，  
聽啊！只一時！

——我沒有家鄉，也沒有朋友，  
除開了我的鋼刀和坐馬；  
因爲你的愛，我曾經幸福過，  
但是你眼睛裏的淚珠却不能  
阻住我。

我用血的誓言重壓着  
自己的心，我流浪了好多年；  
當我還沒有流過敵人底鮮血，  
鬍鬚還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我愛你。

別了：這便是我的回答。

一八三二年。

你記不得？——銀色時月亮，  
像是在許多個謫仙中的天使一般，  
在烏雲中徘徊着，給以投射下清光，  
而我一想到，同我競爭的是天上的  
明月時，我便因此而感到至高的高傲。

躺到我的身前來，年青的美少年啊！

— 45 —  
看你羞成甚麼樣子！——難道你是第一次  
用自己的手來愛撫女人的胸懷？

——你在我的懷抱中已經躺了整整地

一個小時——你還沒有戰勝恐怖……

躺在胸前，難道不比在腳前好得多麼？

——黃金算得甚麼？——我愛你，我愛你……

你真可愛啊！——我常常等着你，

當黃昏到來的時候，我坐在窗前，

而你從窗外走過，常常地，是的，——

在我的額頂上打着輕麗的烙印，  
但是人世底宣判就是公平的嗎？

假若在人世卜罪行不是欺凌

而是恥辱的話，那末幸德又算得甚麼？！

請相信吧，純貞的女人根本是沒有的，

只是希望的機會和對象不會永遠存在。

女人們認為愛本來不算罪過，

她愛一個，她愛好多個——她愛所有的——

我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和母親，

別人家的——個老太婆養育大我，  
我不知道年青時日底歡樂，

甚至於也沒會以自己的美貌而驕傲；

在十五歲的那年，憑着惡狠的命運底意志，

把我給了一個男人——無論是哀求，

無論是眼淚都不能夠救我。

從那時候我就毀滅着，毀滅着，一天又一天。

我覺得我的恥辱是可愛的！他給了我

吻你的權利，把你從痛苦的煩亂中

暫時救了出來的權利！——

啊，你盡情地享受吧！——你是我的主人！——

雖然你覺得，或許，

在自己的懷抱中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爲你而死了我認爲是最大的幸福。——

我的愛人！——爲了愛是不惜任何的犧牲的！

### 墓碑

別了！我們不能再來相見！

死神顯不願使這人間命運底

兩個犧牲者聚首！

哪能知道！啊，別了，別了！……

你給了我生命，但沒有給我幸福；

你自己在人世上是被逐放的，

你在人間只嘗受過惡恨……

但却有一個人理解你。——

而那一個人，當人們哀痛地

對你低低垂下頭顱時，

你却站着，也不擦一擦眼睛，

一動不動，冷情而又無言。

而人們，不知道爲了甚麼原故，  
都不遜地非難着他，  
彷彿是你噬氣底瞬間  
就是他幸福底時刻。

但是他們的叫罵對你算什麼？  
糊塗蛋們！他們不會理解，  
放聲大哭，比沒有一點痛苦底表示  
而中心痛苦着是要鬆快得多。

一八三二年

不，我不是拜倫，我是另外一個，  
是還不知道甚麼樣子的選手，  
同他一樣，是被世界放逐的流浪者，  
但却長着一顆俄羅斯的心。

我開始得早，將要早早地收場，  
我的才智不會有多大的成就；  
在我的心靈裏，像在海洋裏一樣，  
有好些被擊沉的希望底碎片。

誰能夠洞悉你的祕密，  
那陰沉的大海？誰能夠  
對人們說明我的心思？

我——或者是上帝——或者不是人！

一八三二年

【釋】一八三〇年，萊蒙托夫把自己與拜倫並比時（參看『不要以爲，我是該當爲人可憐的』），他指出了他們兩人相同之點；現在又指出了他們相異之點：（『但却長着一顆俄羅斯的心』）。在『同他一樣，是被世界放逐的流浪者』一句中，萊蒙托夫係指拜倫拋開英國而在歐洲流浪的那一時期。拜倫死在希臘的時候年僅三十六歲，萊蒙托夫對自己預言了更早的死亡。



✓  
情歌

—

你這要走上戰場，  
但請聽聽我的祈禱，

不要忘掉了我。

假如朋友要欺騙你，  
假如心不能夠再活下去，  
而你的靈魂要凋謝時，

在遼遠的他鄉

要想起我，

二

如果誰要給你指點出  
墳墓，而在夜半的燈火前

對你講起

被人忘却的、被人輕蔑的  
那迷人的姑娘時，  
啊，那時候，我的親愛的，

你在遼遠的他鄉  
要想起我。

三

過去的時日，或許，  
會訪問到你，在陰鬱的、沉重的

夢境中攪擾到你；

你會聽到別離底痛哭，  
愛情底歡聲與痛苦底哀泣，  
或者是同牠們相似的聲音……

啊，雖然是在夢中  
要想起我！——

一八三二年

給

命運偶然地使我們成了朋友，  
我們倆，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兩顆心真是心心相印；  
雖然牠們倆的路程還沒有走盡！

正如同春天的河流裏反照出了  
天空底遙遠的蔚藍色的穹窿，  
牠在平靜的漣漪上輝耀着，  
遇到了洶湧的浪濤牠便戰慄起來了。

願你，啊，願你成爲我的天空，  
願你成爲我的可怕的風暴底伙伴；

這樣子，讓風暴在我們中間轟鳴吧，  
我生來，離開牠們是活不下去的。

我生來，寫得是要全世界的人們  
來作我的勝利或滅亡底證見，  
但是同你在一起，我的指路的明星啊，  
幹嗎要那人們底讚美或高傲的笑容！

他們的心是不會理解詩人的，  
他們的心不能夠愛他的心靈，  
不能夠了解他的悲哀，  
不能夠共享一切的歡樂。

一八三二年

從前我把自已幸福的

生活當作甜蜜的吻，  
但現在我幸福得疲倦了，

但現在仔細我也不變了。

有一個時候我把我狂亂的

生活當作辛酸的眼淚，

但那時我在愛着，我在希望着；

而現在任誰我也不變了！

我丟掉了我過去的歲月底流水帳

而去捕捉那忘懷底兩翼：

我想要把心交給牠們，讓牠們帶走！

想要把我的永恆也丟給牠們！

一八三二年

我想要活！我想悲悲哀，

故意使愛情與幸福感受難堪；

牠們把我的心嬌慣得不成樣子了，

把我的額頂弄得也有點太光。

早該是、早該是人間底冷笑

驅散那平靜底雲霧的時候了；

沒有痛苦還成甚麼詩人底生活？

沒有風暴還成甚麼海洋？

他付出痛苦底代價，付出困憊的

煩惱底代價，他想要活，

他想要買取天國底福音，

他不付代價憑空是得不到光榮的。

一八三二年

【釋】這詩是萊蒙托夫由莫斯科去彼得堡之前（一八三

二年八月）寫下來的。

我向你致候，英武的斯拉夫人底

神聖的搖籃啊！我，從異鄉遠來的遊子，

帶着快樂的心眺望你那陰沉的城牆，

從這陰沉的城牆上靜靜地飛逝了

幾世紀底滄桑；高高地懸掛在鐘樓上的

那口大鐘只爲了一個自由而勞碌了一生，

他最後敲出了自由底毀滅，而把如許的

高傲的心靈，帶上了自己衰亡底途徑！……

請告訴，諾甫哥羅德，他們真地沒有了嗎？

難道你的沃爾霍夫<sup>①</sup>已不是當年的沃爾霍夫嗎？

.....

一八三二年

【註】<sup>①</sup>沃爾霍夫——流經諾甫哥羅德之河。

【釋】此詩寫於由莫斯科去彼得堡的途中，路經諾甫哥

羅德時，他曾參觀過這座古代的名城。在伊萬雷  
帝以前牠是獨立的自由的城市，不受莫斯科的統  
治。城市底大小事務均由人民會議解決。

## 兩個巨人

戴着黃金鑄成的便帽

年老的俄羅斯的巨人<sup>①</sup>

等待着另一個巨人從遙遠的

英國向着自己走來。

在高山的那面，在深谷的那面，

已經傳播開了關於他的故事；

他們倆想要較量一下自己的頭顱，

那怕是只來較量一次。

那個不曾滿月的勇士<sup>②</sup>

帶着戰爭的雷雨已經來到，——

他想要用自己不遜的手

摘掉那仇人的冠冕。

但是俄羅斯的武士<sup>③</sup>含着

宿命的微笑答覆了：

他看了看——點了點頭……

不遜的人大叫一聲——便倒下去了！

但是他倒在遙遠的大海中，

倒在不可知的山巖上<sup>④</sup>，

在那裏，風暴在大海底上空，

在廣漠的曠野上喧嚷着。

一八三二年

【註】<sup>①</sup>『年老的俄羅斯的巨人』，『俄羅斯的武士』

是指一八一二年起而保衛自己的自由與獨立的

俄羅斯人民。

②『不曾滿月的勇士』是指拿破崙。

③『不可知的山巖』是指聖海倫納島，拿破崙失敗後被放於此。

【釋】此詩爲了紀念一八一二年祖國戰爭二十週年紀

念而作。

~~~~~

反覆地講着臨別底語言，

你的心充滿了各種的希望；

你說：有一種另外樣式的生活，

你在大胆地相信着他……但是我呢？……

拋開了這苦難的人吧！——願你安心：

這神聖的世界無論在甚麼地方，
你的心對這兩種生活都毫無愧疚！
而我呢，一種生活也已經滿足了。

短短的路程已經使你疲倦了，
那能還能夠走人無窮麼？
這永恆將要把我壓死了，
我不得休息一下，這是多麼可怕！

我永遠地把過去保藏起來，
而對未來却毫不關心。
大血緊握着自己地上的一切，
牠決不把牠們從手中放開。

一八三二年

爲甚麼我不生而爲
這碧色的浪濤？

在銀色的月光下

我可以翻轉得這般響亮，
啊！我可以這般熱情地
吻我那黃金色的細沙，
可以這般高傲地鄙視那
漂泊不定的獨木舟；

人們所持以驕傲的一切

我的一擊就可以把他粉碎；
我可以不怕那地獄底痛苦，
也可以不爲天國所魅惑；
不安與寒冷就是

我的永遠不變的法則；

在遙遠的北國我也可以不
必枉費心機地去尋求忘懷；

年下來我就是自由的，

可以好好地活下去，一直完結我的一生！

一八三二年

給——

別了！——我們將永遠不再相見，

我們相互間將永遠不再握手；

別了！——你的心可以自由了……

但祇在別一個心上決不會找到幸福。

我知道：牠將又要

帶著痛苦底激發而跳動，

當你聽了這麼早早地

就死土了的人底姓名時！

有一種聲音！——在高傲的人們看來，

牠的意義是渺小的，不足稱道的——

但卻不能夠忘掉了牠：——

像生命一樣，牠同心靈融合成一體；

像在墳墓中，往事，被掩埋在

這些神聖的聲音底深處；

而在世界上理解牠的只有兩個人，

也只有兩個人因牠而戰慄！

三

我們在一起相處只是一個瞬間，

但永恆比起瞬間來也沒有什麼不了：

我們忽然間嘗盡了各種的感情，

我們被同一的吻燒成了灰燼；

別了！——不必糊裏糊塗地去惋惜，

不必去惋惜那短暫的愛情：——
在我們看來別也固然是痛苦的；

——但相會恐怕是更要痛苦！——

一九三二年



人生有甚麼意義！……平平淡淡地或是
轟轟烈烈地——熬到頭是，
如像不安的守身魂，如像
忠貞的愛妻，緊緊地跟着你！
同那些喧嘩的人羣在一起，
坐在高高的石牆下邊
談談自己的愛與恨，這是多麼痛快啊，
爲的是以後再談這個時，
隨處都可以隨便指出來——

在愚蠢的阿諛者底男人
與每一個女子底高傲的
嚴正的面貌後——都有一猶太。
而用心地觀察一下——
死了總是比較快樂得多。

死！這個字多麼響亮啊，
牠裏邊含蓄着多少意義，
最後的呻吟——萬事皆休，
無需乎引徽甚麼。可是以後呀？
以後把你端端正正地放進棺材，
蟲子們將要嚼完你的肉體，
而在那裏兒孫們不遲不早地
會在你的墳頭壓上一塊墓碑。
他們憑着自己的良心
會饒恕你的每一次的辱罵，

爲了你的好處——也是爲了教堂的好處，也許，要給你舉行一回法會，不過，我真有點不敢說，這些你是絕不會聽見了。

假如你死的時候是有信仰的，比如說，是一個基督徒，那末那塊石頭，最低限度，可以把你的名字保留四十年。將來要是墳地太擁擠了，那末，將要用一隻勇敢的手剖開你的窄狹的安身處，而又給你送來一隻棺材，而一個多情的女郎無言地會和你睡在一起！她，可愛的、溫情的，雖然是蒼白的……

但是她也不用呼吸，也不用目光來攪擾你的安謐——
我的天哪！這是多麼幸福啊！

一八三二年

帆

在大海底深藍色的濃霧裏
孤孤的帆發着白光。——
牠在這遙遠的異地尋求甚麼呢？
牠在自己的祖國拋下了甚麼呢？
波濤在洶湧，海風在呼嘯，
桅竿弓起腰來發出軋軋的聲響，
唉，——牠不是在尋求幸福，
也不是在逃避幸福！——

在牠下面是澄清的碧色底水流，
在牠下面是黃金色的陽光：——
而牠，不安的，在祈求着風暴，
彷彿是在風暴裏才有安息！

一八三二年

【釋】『還有一篇我在海岸上作下的詩』，萊蒙托夫在

一八三二年九月二日給M·A·洛普辛娜的信中

這樣寫着。在這篇詩中，同在其他類似的詩中（

『懸崖』與『烏雲』）一樣，萊蒙托夫是在寫着

自己的心情。



短歌

你這樣匆匆地走向何方，年青的猶太女郎？！

早晨底時刻，你知道，還遙遠得很……

慢點吧！——金線子掉下了，

小皮靴也快要脫掉。

那面是橋，那面靠左邊鐵欄干

在路燈底燈光下閃爍着；

你好好地抱住欄干，你疲倦了，沒有一點力量……

那便是家——那便是門上的鈴。

猶太女郎默默地站在門口，

像大理石彫像似地蒼白；

然後，拉了拉繩子，叩了起來，——

有人從窗口外張望。

猶太女郎，燃燒着恐怖

與神祕的希望，抬起了眼……

當然，這一瞬間要比

百年底悲哀還要可怕。

她說：『我的美麗的安琪兒，

你再來看一看我，

饒恕自己的沙拉吧，不要讓她再受無爲的拷打，

饒恕她吧，不要讓她再受刀和火底刑罰。

我父親說，摩西底律例

決不允許我來愛你。

我的親愛的，我臉色不變地傾聽着父親的話，

因爲我是爲了愛而傾聽着他。

他給我預定了痛苦和災難”

他磨快了宿命的鋼刀，

他出去了……我的愛人，你要當心他的復仇，

他將要像影子般地緊跟着你。

父親的復仇底打擊是可怕的，

趕快從這裏跑開吧！

在刑吏底無情的毒手之下

你的沙拉底嘴也不會背叛你。

跑啊！……但是向着從窗口探出來的臉上

一種突然襲來的寒光閃爍了一下，

有甚麼東西在一隻光裸的手中發着亮光，

而低微的答覆是陰沉的。

而一個沉重的東西掉落在石頭上，

牆樑發出呻吟的聲音，——

呻吟裏呼吸着轉瞬即逝的生命，

但牠却勝過了一個生命！

第二日清晨，驚慌的人擠做一羣，

喊叫着，互相低聲地說：

在那裏，在那屋子裏有一個俄羅斯人被入絞掉，

而在窗外有一個女人底屍體。

一八三二年

✓
蘆笛

一個快樂的漁夫

在河岸上坐着，

在他面前迎風

搖幌着一叢蘆葦。

他折下一根乾蘆葦

並穿了幾個小洞，

他堵住了一頭，

向着另一頭吹。

這根蘆葦，彷彿是

成了精，說起話來——

那又像是人聲。

又像是風聲。

蘆葦悲感地唱道：

『丟開我，丟開我吧！』

漁夫啊，美麗的漁夫，

你害得我好苦！

我原來是一個姑娘，

是一個美麗的姑娘，

在後媽的監牢裏

我也曾開過花，

我無過無錯地流淪過

不少的辛酸的淚，

我不怕神的譴責，

呼喚着早來的墳墓。

我的後媽有一個

疼愛的兒子，

他常常詛罵美麗的姑娘，

常常嚇唬老實人。

有一天，在傍晚時候，

我們向着峭岸走去——

我望着碧色的波濤，

望着黃金色的西方。

他竟然向我求愛，——

我怎麼能去愛他，

他又送了我好多金錢，——

錢，我也沒有要；

他一刀刺入我的胸膛，

他殺死了我這可憐的人，

就在這裏，在這峭岸上，

他把我的屍體埋掉。

而在我墳墓上

長起了一棵大的蘆葦，

我的年青的心靈底

悲哀就住在那裏。

漁夫啊，美麗的漁夫，

快丟掉你的蘆葦。

你沒有幫助我的力量，

可是也沒有習慣哭泣！』

一八三二年



我沉思地注視着

那一對銀白色的馬刺；

我爲你，我的快馬啊，

我爲你的兩脇而戰慄。

我們的祖先們還不懂得用牠，

他們在草原上馳騁時，

是用粗笨的皮鞭抽打那
沒有跑到目的地的馬。

但是文明一天天地進步了，
現在已經不與那粗笨的老法子，
而採用了從外國
傳來的這種新發明；

如今人們喂馬，養馬，
都顧念到馬背的名譽……
以前是打——現在是刺！
——究竟那個好？——天知道！

一八三三—三四年

垂死的劍鬥士

『我看見在我面前一個躺下來的劍鬥士……』

——拜倫

狂暴的羅馬在呼着……廣大的舞臺
莊嚴地轟響着喝彩與鼓掌底聲音；
而他——刺穿了胸膈——他默默地躺着，
他的雙膝橫臥在塵埃與血泊裏……
渾暗的目光茫然地在祈求上天的憐憫；
高傲的佞臣和他的阿諛者元老院議員
用讚頌底言詞給勝利和恥辱加冠……
戰敗的劍鬥士在顯貴和觀眾們眼中是個甚麼？
他爲人鄙視，爲人忘却，是一個吃倒采的演員。

他的血在流着——最後的轉瞬在他眼中
閃爍着——死底時刻已經來臨——想像之光，
在他心中閃了一下——多腦河在他面前喧嚷着，
而他的祖國在開着花……那自由生活底國家；

他看見爲了戰鬥而被拋開的自己內家人，
看見他的父親，伸開了麻痺的手掌，呼喚
自己衰老的年月底依靠者快點回來……
看見嬉戲的孩子們——可愛的孩子們。

他們都等待着帶着財物和光榮回來：都是枉然，
可憐的奴隸，他倒下了，像一隻森林中的野獸。
爲了換取無情的觀眾們底一時的快樂……

別了，荒淫的羅馬，——別了，啊，祖國……

你不也是如此嗎？歐羅巴的世界啊！

當那熱情的幻想家們底偶像，

在懷疑與苦痛底鬥爭中受盡了折磨，

向着墳墓低垂下他那不光榮的頭顱時，

沒有信仰，沒有希望！——像一個兒童底玩具，

爲狂歡的觀眾所恥笑！

而在臨終前，你帶着惋惜底

深深的嘆息，把你的目光回轉到

那充滿了力量的燦爛的青春，

爲了文明的遺蕩，爲了高貴的豪華，

你早已不經意地把牠忘掉了……

想要盡力地鎮抑住最後的痛苦，

你會婪地聽着古老時代底歌謠，

和武士時代底動人的傳說——

可笑的阿諛者們底空妄的夢。

【註】『我看見在我面前一個躺下來的劍鬥士……』

！——這是由拜倫『艾爾德·哈羅爾德之巡禮』第
四章中引來的一行。

【釋】此詩所寫的畫面，是萊蒙托夫由拜倫『艾爾德·
哈羅爾德之巡禮』中借用來的古代羅馬的生活。

拜倫在他的長詩中寫着一個表現死在古羅馬競馬

場中的劍鬥士底著名的彫刻。亞蒙托夫根據拜倫之詩意而重新改作。由詩中曾提到多腦河（『多腦河在他面前喧嚷着』）推測，劍鬥士是一個斯拉夫人，是被羅馬征服了的達基亞人（羅馬尼亞之古稱）。

美人魚

美人魚在淡青色的河面上漂蕩，
她全身照耀着圓圓的月亮底清光；
她想要把水波底白色的泡沫
用力拍打，一直拍上中天的明月。

河水喧嚷着，回旋着，搖碎了
照在河面上的雲朵；
美人魚在唱着歌——她的歌聲

高飛上陡峻的兩岸。

美人魚在歌唱：『在我這裏，水底下

閃爍着白日底餘輝；

在那裏一羣羣的金魚游來游去，

在那裏有的是水晶的城郭；

在那裏，在用晶瑩的細沙做成的枕頭上，

在濃密的蘆葦的清陰下，

睡着——一位武士，一位異國的武士，

這嫉妬的波濤底捕獲品……

我們喜歡在夜底黑暗裏梳開了

一捲捲的柔美的髮髮，

我們在正午的時分向着俊俏的人兒底

額頂和鎖脣上不斷地親吻；

但他對這熱情的吻，我不知道爲甚麼，

總是毫不動情，又不發一言，

他睡着，——把頭低垂在我的胸前，

他不呼吸，也不低聲地說一句夢語。』

美人魚滿懷着莫名的哀傷，

在青色的河上這樣地歌唱；

撲通一聲，跳入水中，河水搖碎了

照在河面上的雲朵。

一八三六年

【註】美人魚上半身爲女身，下半身爲魚之水妖。

希伯萊小調

(譯自拜倫)

我的心是陰鬱的。快來，歌手，快來啊！

這裏有一隻黃金製成的豎琴：

讓你在那豎琴上用輕擺慢擦的手指

在琴絃上喚醒那些天國底聲音。

假如命運不會永遠地把我的希望帶走，——

這些聲音將要在我的胸膛中蘇醒，

假如在凝化的眼睛裏還有一滴眼淚——

這些聲音會溶解成淚水而流滴下來。

讓你的歌就那般粗野吧。——像我的冠冕一般，

一切快樂底聲音我覺得都是痛苦的！

我告訴你，歌手，我想痛快地流一陣眼淚，

不然我的胸膛將要因痛苦而破裂。

牠本來就是靠着苦難長大的，

牠已經默默地苦惱了很久，很久；

可怕的時候已經來臨——現在牠已經盛滿了。

如像盛滿了毒鴆的死神底酒杯。

一八三六年

題紀念冊

(譯自拜倫)

像一座孤孤的墳塚
喚起了行人底注意，
讓這一頁淡色的紙
也引來你那美好的目光。

假如，過了多少年以後，
你還能看出詩人曾怎樣地幻想過，
你還能記起他曾怎樣地愛過你，
那末，請想想吧，他早就已經死掉了，
他把他的心就葬埋在這裏。

一八三六年

波羅金諾

「請告訴我，伯伯，是的吧，
大火燒了的莫斯科並不是白白地
給了法蘭西人。
是的吧，曾經有過激烈的戰鬥，
是的，據說，是非常激烈的！
全俄羅斯都牢記着波羅金諾底日子，
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的，我們那時候的人們
決不是現在的這種人：
都是武士——不像你們！
他們得到的命運是悲慘的：

從戰場上轉回來的沒有多少：
假如不是上帝的意旨的話，
我們決不放棄莫斯科。

我們好多天都在默默地退却，
我們憤憤不平，期待着戰鬥，
老人們埋怨道：

『我們是在幹甚麼？要回到冬天的暖室嗎？

怎麼回事，指揮官都不敢

用俄羅斯人的刺刀撕破一點

外國人的軍服嗎？』

後來我們走到一片廣大的曠野：

是一片可以隨意散步的原野！

我們築起一座碉堡。

我們機警地用心放着步哨！

晨光剛剛地照見了大炮
和樹林底藍色的頂梢——
法蘭西人正好來到。

我把彈藥筒緊緊地裝進大炮，
我想：我要款待我的朋友了！
等着吧，朋友，穆西奧：①

這還玩甚麼花樣，來，打呀；

我們像牆壁一樣地衝上去，

我們用自己的頭顱來

保衛自己的祖國！

我們一直用大炮對轟了兩天，
這些小事情有甚麼意思？

我們等到第三天，

到處都聽着人們談論起來了：

「我們應該弄一些霰彈——」
這時候命的陰影降落
激烈戰鬥底曠野上。

我靠在炮架上徹徹地睡了一會，
聽見法蘭西人歡呼了一夜，
一直呼叫到天明。
但我們的軍營却是靜靜的：
只聽得，有人在洗刷被打穿的軍帽，
有人在磨剃刀，咬著長鬍子，
不分明地怒罵著。

天剛剛顯出了微明，
一切便突然亂騷騷地響動起來了，
一隊隊的人馬閃動着。
我們上校大牛就的一付硬骨頭：

他是沙皇底忠僕，弟兄們底父親……
可是，可憐他，後來死在刀下，
如今長眠在濕土裏。

他，目光炯炯地轉動着，說：
「孩子們，莫斯科不是我們的嗎？
我們要死在莫斯科城下，
像我們的弟兄們死去的那樣！」
我們大家宣過誓，決心要死，
而在波羅金諾的戰役中我們便
謹守着這忠誠底誓言。

是那麼好的一天！法蘭西人
像一片濃雲冒着彌漫的煙塵蠕動着，
向着我們的彌堡湧過來。
帶著各色旗幟的鎗騎兵，

帶着馬尾巴的龍騎兵，
都突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都從四處聚攏來了。

你們沒有見過這樣的激戰啊……

旌旗像陰影般地在空中飛舞，

火在濃煙中發光，

刀劍鏗鏘地作響，發彈赫赫地嗚叫，

戰士們底手砍殺得疲累了，

死屍堆積成山，阻擋着

炮彈飛不過去。

在那天敵人才多少知道了——

俄羅斯的英勇戰鬥和我們的白刃戰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大地在震動——如像我們的胸膛，

人夫馬匹都混做一堆，幾千門
大炮底射擊聲和漫長的喊叫
也都混成了一片……

天黃昏了。大家都準備要

估計明天清早的新的戰鬥，

要硬幹到底……

忽然鼓聲冬冬地敲起——

那敵徒們向後退却了。

這時我們才查看自己受了幾處傷，

檢點還剩下多少伙伴。

是的，我們那時候的人們

是一些剛強的勇敢的人：

都是武士——不像你們。

他們得到的命運是悲慘的：

從戰場上轉回來的沒有多少。

假如不是上帝的意旨的話，

我們決不放棄莫斯科。

一八三七年。

【註】穆西奧爲法文 *Moscouites* 之音譯，意即『諸君』，『各位先生』。

【釋】此詩是爲了紀念祖國戰爭二十五週年紀念寫下的

。拿破崙在一八一二年夏季同俄羅斯開始了戰爭

。戰爭一開始，俄羅斯軍隊爲了避免無爲的損失

不得不退却。退却引起了軍隊中的怨言。

在一八一二年舊曆八月二十六日，在波羅金諾（

離莫斯科不遠的一個鄉村）曾發生過一次激戰，激戰

後不久，一八一二年九月三日，法國人進了莫斯科。

萊蒙托夫寫『波羅金諾』用得是曾參與過戰鬥的

老兵底回憶故事底形式。這裏有着民間的文體，有的

地方與當時的軍隊十分相似。在萊蒙托夫底作品中，

普通都顯著地表示出自己個人的情緒及觀點，『波羅金諾』却具有特殊的地位，即，企圖描塑典型，創造『敘事詩』的事物。

『這篇詩，——伯林斯基在其『萊蒙托夫底詩』一文中寫道，——是以簡明、自然著稱的：在每一個字眼上都可以聽出大兵的調子，他們的語言依然是純朴的，同時是高尙的、有力的，並充滿了詩意』。

在這篇詩裏明顯地表示出萊蒙托夫底愛國主義：當他歷史地真實地傳達俄軍在退却時的情緒與莫斯科城下的戰鬥時，萊蒙托夫是以自己的國民自己的祖國預引以爲榮的。

詩人之死

復仇啊，皇帝，復仇！

我俯伏到你的足前，

願你正直無私，求你嚴懲凶手，

好讓他的刑罰在最近的將來

能把你公正的裁判告訴給後代兒孫，

好讓惡徒們在他的刑罰上得到一點借鏡。⊙

詩人死了！——光榮底停殮啊！——

他倒下了，他爲流言所中傷，

胸膛裏帶着一粒鎗彈與復仇底渴望，

低垂下了他高傲的頭顱！……

詩人底心忍受不了

那些瑣細的非禮底恥辱，

他起來反抗人們底輿論，

單人獨馬，還同往日一樣……而被殺死了！

被殺死了！……到如今痛哭悲傷，

空洞讚揚底無用的合唱，

和那可憐的剖白底空談——還有什麼用？！——

命運底裁判已經宣佈了！

先來那麼凶恨地趕走了

他自由而勇敢的才華，

而爲了高興又煽起了

難以撲滅的大火的不正就是你們麼？

怎麼？你們稱心滿意了……他不能

忍受這最後的痛苦了；

熄滅了，像一把炬火，這稀有的天才，

凋殘了，那壯麗的花冠。

他的兇手殘酷無情地

射出了致命的一擊……已經無可挽救：

空漠的心在平均地跳動着，

手中的鎗也沒有顫抖一下。

這多麼奇怪啊？……聽着命運底

意志，從遠方，給我們拋來了一個

同千百個亡命徒一樣的東西，
來獵取幸運與高官厚祿；

他笑着，無禮地蔑視着

他鄉底語言和習尚；

他不會愛惜我們的光榮；

他在血的瞬間不會知道——

他朝向甚麼舉起了自己的手！

他終於被殺死了——已經給墳墓帶走了，

正如同那個不可知但却是可愛的詩人，

那個無言的嫉妒底捕獲物，

他曾經用奇異的力量歌唱過他，

像他一樣，他也爲殘暴不仁的手所打倒了。

他爲甚麼拋下了平靜的安逸與純樸的友愛

爲了自由的心懷與烈炎般的熱情

而走入這嫉妒的悶人的世界？

他爲甚麼對那不屑一顧的中傷者伸出自己的手，

他爲甚麼要相信那些巧語花言和虛情假意，

他，本來年青時候就認清了人們底嘴臉？

摘掉了他從前的花冠——他們給他

戴了一頂滿插着月桂的荆冠；

但是看不見尖芒的刺生生地

刺傷了他的美好的容顏；

他最後的瞬間是痛苦的，

因爲那可笑的無知底奸酷的流言，

他死了——帶着無用的復仇底渴望，

帶着被欺騙的希望底衷心的憾念。

奇妙的歌聲沉默了，

牠們再不會繚繞地響起：

歌手底屍身處是陰慘而又狹小，

而他嘴唇上——打上了痛苦底烙印。

你們，以惡行著稱的先人們底

傲慢無恥的後裔啊，你們

把幸運底兒戲侮辱過的人們底遺跡

用奴隸的腳腫踐踏得粉碎！

你們，貪婪的一羣，蜂擁在寶座前，

『自由』、『天才』與『光榮』底屠夫們啊！

你們藏匿在法律底蔭護下，

在你面前，法律與正義，一向是噤口無言！

但還有神的裁判啊，這批荒淫無恥底嬖人們，

還有個嚴厲的裁判者；他等待着；

他是不理睬金銀底清脆的響響的，

你們的心思和行動，他預先就看穿了。

當你們枉費心機地假手於中傷誹謗時；

牠決不會再來幫助你們，

而你們也決不能再利用你們的污垢

去洗滌詩人底正義的血痕！

一八三七年。

【註】①這六行題辭是從法國詩人羅特魯（Rondeau from 1609——1605年）悲劇『溫采斯拉』（“Venceslas”）中引來的。

②『……聽着命運底意志，從遠方，給我們拋來一個同千百個亡命徒一樣的東西，來懲取幸運與高官厚祿；』這就是殺死普式庚的凶手，法國人丹台斯，他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後離開法國逃至俄國。

③『那個不可知但却是可愛的詩人』是指普式庚詩體小說『歐根·奧涅庚』中的主人公弗拉地米爾·蘭斯基，他在決鬥中爲奧涅庚所打死。

【釋】『詩人之死』一因了普式庚之死而寫下的（普式庚死於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萊蒙托夫這篇詩最初的形式，就是說，『你們，以惡行著稱

的先人們底……」這一節以前的那幾節)馬上就廣汎地流傳開、宮廷裏也都知道了，但最初沒有引起任何的不滿。

普式庚葬埋後幾天，萊蒙托夫寫最後十六行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

普式庚底死引起了大大的不安。宮廷及貴族們說普式庚該死，同時替丹台斯辯護，而一般社會人士，正好相反，都憎恨丹台斯。

萊蒙托夫，因為普式庚之死深為感動，病了起來；給他請去看病的御醫阿林特告訴他普式庚彌留時底詳細情形。當萊蒙托夫的表兄弟少年侍從斯托雷平去看他時，他正在聽了這段敘述而憤憤不平的時候。話談到了普式庚之死。斯托雷平竭力地替丹台斯辯護；萊蒙托夫發火了，而且生了氣。『談話很熱烈地進行着，年青的少年侍從斯托雷平提出了引起新的論爭的意見，尤其是他堅決地認為，普式庚底詩根本與外國人無關，外交官是不受國外法律的約束，丹台斯與

海克倫，這兩位未來的外國名人，不應當管理俄國的法律和俄國的法庭。談話轉到法律問題方面，但萊蒙托夫用那過後差不多一字不改地寫到詩裏面的話打斷了他：「如果他們根本不理會人世上的法律與法庭，如果他們是天才底屠手，那也有神的裁判啊」。談話就此中止了，而晚上，我從朋友家返回來的時候，看見了萊蒙托夫那著名的補充的一節，在這一節詩裏明明白白地表示出他們全部的爭論」(『禁詩案』，拉耶夫斯基底供詞)。

新寫的結尾的一節很快地就轉轉抄傳開，社會上流傳着很多份抄稿。萊蒙托夫底名字，這以前只有文學界的人們才知道，現在好多人都知道了。巴納耶夫說：『萊蒙托夫因為自己』「普式庚之死」一詩才為一般人所知道」。莫拉維耶夫肯定地說：『萊蒙托夫，寫出了普式庚之死這一有力的詩篇之後，才給自己賺得大大的聲名』。

最後補充的這一節詩並不是一下子就到了尼古拉

第一跟前的。憲兵總監賓肯道爾夫最初給他拿去時並沒有當作一回事。布爾納舍夫和維斯考瓦托夫說，賓肯道爾夫是在一個大夜會上從伯爵夫人希特洛沃口中才知道了這補充詩句的，她只是證明這是一節侮辱整個貴族階級的詩。第二天賓肯道爾夫才把這詩報告給尼古拉第一，尼古拉第一事先已經接到一份匿名的抄稿，上面加有標題：『革命底檄文』。不知道怎麼樣，但總之，這詩在宮廷裏引起了人們底憤怒。也有人傳說，這詩不是萊蒙托夫寫下的。例如，A. I. 屠格涅夫在一八三七年二月十三日給別式楚洛夫寫道：『給你寄上一篇詩，這是你應當注意的。人們流傳着還有另外一節，但那不是同一作者所寫的，而且，據說，引起了原作者底不快』（『普式庚及其同時代的人們』第二冊，一一三頁）。

萊蒙托夫，看見要糟了，就去拜託慕拉維耶夫，請他在第三廳廳長莫爾德維諾夫跟前說情。『天很晚了，萊蒙托夫來找我，他很動人地讀完了他的詩，

這詩我聽了很喜歡。我在這詩裏頭並沒有發現甚麼特別激烈的東西，因為我沒有聽到激起了反對詩人的狂瀾的最後十六行。這篇詩在城內流傳着兩種抄稿：一種是有附加的十六行的，另一種沒有，而且甚至於有人說，附加的這十六行是別一個寫下的，但是萊蒙托夫痛快快地向自己承認了。他請我替他同莫爾德維諾夫說一說情，而第二天我就去找我的親戚。莫爾德維諾夫當時很忙，無心來管這種事。「你老是給我送一些陳舊的消息，——他說，——我早已把這篇詩讀給賓肯道爾夫伯爵聽了，而我們在這詩裏頭找不出一點值得注意的東西」。聽了這個消息，我很高興，趕快去找萊蒙托夫，好讓他放心，而他沒有在家，就把莫爾德維諾夫所說的話一字不改原原本地給他寫下。等到我回了家的時候，在家裏看到了他留下的字條，字條上寫着，還請我替他幫忙，因為危險在威脅着他。他，等了我很久，等我的時候，就在這一塊紙上寫下了他的絕妙的詩『巴力斯坦底樹枝』，這篇詩是

他在我的聖像禮拜堂裏看見了我從東方帶回來的巴力斯坦的棕樹的時候，靈感突發而寫下來的：

請告訴我，巴力斯坦底樹枝，

你在那裏開花？你在那裏生長？

你曾經是那些邱陵、

那個山谷底萎蕩？

這篇詩特別使我感動，但是，晚上當詩從武官斯托雷平告我說，萊蒙托夫已經被捕了的時候，我是如何地吃驚啊！……他的向高加索的流放使得羣情嘩然；人們都把他看做是犧牲者，而這却很快地提高了他的詩的聲譽。人們熱望地讀着他在高加索所寫下的詩，高加索已經成了他的靈感底源泉」（慕拉維耶夫，『與俄國詩人之交遊』，基輔，一八七一年版，二十三頁以後）。

萊蒙托夫被捕了，根據A·P·善—基列伊底話

，把他幽在『參謀本部大樓最上一層底一個屋子裏』。那時候（一八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拉耶夫斯基也被捕了。拉耶夫斯基想要把自己的口供底抄稿轉交給萊蒙托夫；他把這份抄稿交給萊蒙托夫底侍僕，安得來·伊萬諾維奇·索可洛夫（由塔爾汗內村中來的農奴），還附着這麼一個字條：『海軍工廠第三廠對過，沙霍夫斯卡雅公爵夫人家中，交，安得來·伊萬諾夫·安得來·伊萬諾維奇！請將這個字條及這件抄稿仔細小心地交給米舍里（萊蒙托夫底小名——譯者）。我把這樣的稿子已經是交給總長了。他必須根據這個稿子來答辯，案件才可以平安無事。他假如說成另一個樣子，那就糟糕了。如果你明天早晨不能夠親自交去，那麼請拜託阿發那西伊·阿列克塞耶維奇（斯托雷平——萊蒙托夫祖母阿爾耶娃之兄弟——譯者）帶去』（『禁詩案』，附錄）。

拉耶夫斯基底字條和口供抄稿並沒有送到萊蒙托夫手裏：牠們被人家抓去了。拉耶夫斯基在自己口供

中竭力證明，萊蒙托夫絕『沒有任何政治意義，至多也不過有一點反對幾百年來的法律所建立起來的制度的意義』。

一八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頒發了最高的命令：『近衛隊驃騎兵團騎兵少尉萊蒙托夫，因寫作閣下（賓肯道爾夫）所知道之詩文，著即以原階職調遣尼日哥羅德龍騎兵團服務；而縣書記拉耶夫斯基，因流佈此種詩文，更因企圖將其所供詞秘密傳遞於萊蒙托夫，著即禁閉一月，期滿後，調遣奧倫內茨縣以供監督該地縣知事之職務』。

『詩人之死』是給萊蒙托夫贏得最大聲譽的第一篇詩，同時也是對社會政治主題的第一次公開的發表。牠是由一八三〇——一八三二年許多少年時期的詩作總匯成的結果。

此外，應特別提出，萊蒙托夫在這個時候（即由一八三六年起）已經是『十六團』底團員，這個社團是反對政府底施政以及宮庭貴族的。牠的活動直到現

在還很少爲人知道，但是在這萊蒙托夫傳記資料奇缺的條件下，認清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即是，萊蒙托夫並不是孤獨的，他有着自己的朋友，從這些朋友們底報導中，他才寫下好多篇一八三七——一八三九年的政治詩。

巴力斯坦的樹枝

請告訴我，巴力斯坦底樹枝，
你在那裏開花？你在那裏生長？
你曾經是那些邱陵、
那個山谷底裝璜？

在清澈的約但河畔，
東方底光輝曾否撫慰過你，
黎巴嫩山底寒峭的晚風

曾否激怒地搖撼過你？

當梭林^①底可憐的子孫們
編着你的綠葉的時候，
他們在低聲地祈禱，
還在唱着古老的歌麼？

那棵棕樹到而今是否還在活着呢？

牠在夏日的毒暑中是否還在
用牠那大葉子的樹頂
誘惑着荒漠上的行人麼？

還是在慘痛的別離中
牠早已枯萎了，如像你一樣，
地上的塵埃貪慾地緊黏在
那枯黃的葉子上……

請你告訴我，是誰把你
用虔誠的手帶到這兒？
他還常常爲你悲傷麼？
你還留着他辛酸的眼淚嗎？

或者他是神的軍旅中的一員，
長着明朗無憂的面頰，
同你一樣，在人與神的面前
永遠是無愧於上天麼？

神秘的懷念保護下的
耶路撒冷的樹枝啊，
你站在金光燦爛的聖像前，
你是忠於聖物的守護者。

秀明的黃昏，神燈底光焰，
神龕與十字架，神聖的象徵……

一切都充滿了平靜與慰安，
在你的四周，在你的頂上。

一八三七年。

【註】約但何——巴力斯坦河名。

黎巴嫩山——敘利亞之山脈。

梭林——即耶路撒冷。

【釋】詳見「詩人之死」註釋中。



囚徒

快給我打開監房，
讓我看看那白日底光華，
看看那黑眼請的女郎，
還有那黑鬃毛的駿馬！

我先要甜蜜地吻一吻

那年青的美人，

然後再跨上駿馬，

飛向草原，像長風般地瀟灑。

但牢獄底窗戶是高高的，

沉重的門上又加着鐵鎖；

黑眼睛的女郎，遠遠地

住在她那華麗的閨閣；

駿馬兒沒有上着馬勒，

獨自徘徊在綠色的田野，

牠，愉快而活潑的，任性地跳上跳下，

隨風揚起了牠的尾巴。

我悽零零的——沒有一點安慰，

光禿的高牆包在我的四圍，

神像前的油燈陰森森地
射出將要熄滅的餘輝。

我只聽見——在監房門口

一個沉默無言的看守，

踏着響亮而均勻的腳步，

在夜的靜寂裏來回慢踱。

一八三七年。

【釋】此詩寫於因普式庚之死一詩而被捕後。A. P.

善吉來說，此時可以見到萊蒙托夫的只有一個送

飯的僕役。『米舍爾吩咐包麵包的時候用着灰色

的紙，以酒調和火爐的煙煤，用火柴蘸着，寫在

這種灰色紙上，共寫下四篇詩：『當那蒼黃的田

野隨風波動』，『我，聖母呀，現在正向你虔誠

祈禱』，『不管你是什麼人，我的愁苦的隣居啊

』及『快給我打開監房』底改訂稿。

隣居

不管你是甚麼人，我的愁苦的隣居啊，

我愛你，我的不期而遇的同伴啊，

愛你如像愛我年青時候底朋友，

雖然命運底狡猾的兒戲

現在用牆壁、日後——用神祕

使我們兩人永遠地隔離。

當朝霞底嫣紅色的微光，

在牠快要消逝的時候，從監房的窗口

給我送來了牠那辭別的致意時；

當我們的看守，凭着長鎗，

雜亂地想着他往日的生括

站在那裏沉沉入睡的時候；

這時候，把額頂緊貼着潮濕的牆壁，

我仔細靜聽——在這昏暗的寂靜裏

你的悠悠的歌聲便響了起來。

唱些甚麼呢？我不知道——但却是充滿了

哀愁——歌聲一聲聲地，

像淚珠一般，慢慢地流呀流。

而那些最好的年華底期待與愛情——

在我的心胸裏又重新蘇醒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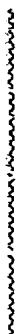
各樣的思緒遠遠地飛旋着，

我的心充滿了希望與熱情，

血液在沸騰着——而淚珠從眼睛裏，

像歌聲一般，顆顆地流呀流。

一八三七年。



當那蒼黃的田野隨風波動，

清新的森林在風聲裏喧嚷，

而花園中深紅色的李子隱藏在

愉快的綠葉底清陰下的時候；

當那在嫣紅色的傍晚或黃金色的清晨，

銀白色的鈴蘭，花葉上滿撒着

馥郁的露珠，從叢林下懇勤地

對着我頻頻點頭的時候；

當那寒冽的泉水在山谷中湍流，

而把思想沉入一種漠然的夢境裏，

低聲地對我講着那個牠剛離開的

靜穆的地方底神奇故事的時候；

這時候，我心頭的煩亂才能夠寧息，
這時候，我額頂上的皺紋才能夠舒展，
在人間我才能嘗到幸福滋味，
在天國我才能望得見上帝！

一八三七年。

【釋】參看『囚徒』注釋。

祈禱

我，聖母呀，現在正向你虔誠地祈禱，
恭立到你的聖像、你的明亮的燈光前，
不是祈求救助，不是戰鬥前的祈禱，
不是帶來感謝，也不是帶來懺悔，
更不是爲了自己漠漠的心靈來祈禱，

而是爲了人世上可憐無告的流浪人底心；
但是我想要把這個純真的少女交付給
這冷酷的世界上底熱情的維護人。

願你用幸福來照拂這顆美好的心；
願你給與她一些關懷的伴侶，
給與她一個光輝的青春，一個平靜的暮年，
給與她那柔和的心一個期待底世界。

最後別離的時刻將要屆臨的時候，
不管是在晨曦的清晨，不管是在靜寂的午夜，
請你到她那悲慘的風榻前去受取
那最好的天使底純美的靈魂。

一八三七年。

【釋】萊蒙托夫在由彼得堡去諾甫哥羅德的前夜，一八
三八年二月十五日給 M. A. 洛普辛娜的信中寫

道：

『在這封信內我給您寄上一篇詩，這是偶然地在旅行雜誌中找出來的，我很喜歡牠，正因為我早忘掉牠！——不過，這個甚麼也沒有說出』。信內所提到的就是『祈禱』，原稿上的標題是『流浪人底祈禱』

~~~~~

我們分離了，但你的肖像

我還保存在我的懷中；

牠，如像最好的年華底淡色的幻影，

在愉悅我的悲傷的心靈。

我把自已又交付給新的熱情，

想要不再愛牠了，但我却不能；

正如一所破爛的殿堂——不依然是廟嗎？！

一幅扯下來的聖像——不依然是神嗎？！

一八三七年

~~~~~

任誰也不來聽取我的語言……我獨自一人。

白日逝去了……描畫着一道道的紅霞，

雲朵向着西方馳去，壁爐在我的面前

畢畢剝剝地作響。——我滿肚子都是

關於未來的幻想……我的時日

老是那個單調的樣子從我的面前飛逝，

我用困惑的兩眼想要從牠們中間尋找

命運指出的一天，那怕只是一天，不也枉然？！

一八三七年

~~~~~

我懍懍地瞻望着未來，

我哀傷地回顧着已往，

我，正像一個臨刑的死囚，

向四面尋找着親切的心靈；

解救底使者是否要來

對我啓示人生底意義，

期待與熱情底目的，

對我宣告上帝給我安排下甚麼，

爲甚麼這樣慘痛地廢斥了

我的青春底希望。

我把愛情、希望、善與惡底

地上的一切贈與都交還了大地；

我準備要開始另一種生活，

我沉默，我等待着時辰底到來；

在世界上我不會拋下一個兄弟，

我的倦意的心

爲黑暗與冷峭所圍困；

正像一隻沒了液汁的早熟的水菓，

牠在命運底風暴中，

在人生底烈日下枯萎了。

一八三七年

我不願人們知道

我的秘密的故事；

我怎樣地愛過？爲甚麼痛苦？

只有上帝與良心才配做他的裁判者……

心在情感中會給他們供詞，

會向他們乞求哀憐；

讓那個製造我的痛苦的人  
來任性的懲處我吧；

庸人們底非難、世人們底毀謗  
不會使高尚的心靈悲傷；  
讓大海底碧波去喧嚷吧，  
牠憾動不了花崗石的懸崖；

他的額頂高聳在重雲裏，  
牠是天地間的一個陰鬱的寄客，  
除殫風暴與雷雨，  
牠再沒有把任誰掛在心裏……

一八三七年

請別譏笑我的預言的悲哀；

我知道：命運底打擊是饒不過我；

我知道：你所鐘愛的那顆頭顱，  
終竟要從你的胸前撥上斷頭台；

我對你說過：我在人世上並不尋求幸福，  
也不尋求光榮；——血的時刻來到了，  
我便倒了下去，而奸黠的仇恨將要帶着微笑  
去塗抹我沒有開過花的天才；

我的一切希望、一切痛苦不會  
留下一點痕跡，我就要死去；

但是我毫無畏懼地等待着早早的死亡。  
我早該是尋訪新的世界的時候了；  
讓人們踐踏我的冠冕吧：——

詩人底冠冕，荆棘的冠冕啊！……  
讓他們踏去，我看着他並不值一錢。

一八三七年

一聽到你清脆的

美妙的話聲，

如像「籠中的」小鳥一般，

我的心便跳了起來；

一見到你的

深藍色的眼睛，

我的心便從胸膛中跳出，

跑過去懇求你的哀憐。

我不知道怎樣地高興，

我想要放聲大哭，

我想要一直撲過去

爬在你的肩頭上。

一八三七年

她一歌唱——歌聲弱弱地消融了，

像是甜蜜的芳唇上的吻，

她一顧盼——天空便輝耀在

她那秀麗的秋波中；

她一移步——她全身的動作，

或者她一開言——她整個的容貌

都這樣充滿了奇異的表情，

都這樣充滿了驚人的嬌媚。

一八三七年

劍

我愛你，我的鋼鐵鍊成的短劍，  
我的光亮的寒冷的伙伴。

陰鬱的喬治亞人爲了復仇而製造了你，  
自由的車爾凱斯人爲了參加搏鬥而磨快了你。

一隻百合般的纖手把你贈送給我，

在送別的時候，作爲永遠的紀念，

在你的鋒刃上流着的不是血而是晶瑩的眼淚——  
痛苦底珍珠，這怕是前次未有的第一次吧。

那一對黑色的眼睛，當牠對我凝視的時候，  
充滿了神秘的悲哀，

牠像你的鋼鋒在搖幌的燈光前，  
忽而昏暗，忽而又發着閃光。

今後你將是我的伴侶，愛情底無言的抵當，

流浪人可以把你看做有用的榜樣；

是的，我永遠不變，我的心是永遠堅強，  
像你一般，像你一般，我鋼鐵的朋友啊。

一八三七年

我，流浪人，從遠處，從和暖的

仙鄉，匆匆地向着北方，

給你，加茲貝克，東方底守衛者啊，  
帶來了我虔誠的致問。

多少世紀以來你的緊緊蹙起的額頂

就纏上了白色的頭巾，

而人們的高傲的怨言

攪不亂你的高傲的恬靜。

但願你那嵯峨的巉巖  
把我平靜的心底祈禱送進  
天國，送入你的領土，  
送到永恆的阿拉底寶座前。

我所求，涼爽的日子快快地降臨到  
暑熱的山，與滿是塵埃的道路，  
好讓我在漠漠的荒野裏，  
能在正午的時候躺在石頭上休息一下。

我所求風暴千萬不要  
披掛上戰時的衣甲，  
跑到陰沉的達里雅爾山谷裏，  
折磨我和我的疲累的馬。

但我還有一個願望！

我怕提起牠！——心在戰慄！

我願：我被放逐的那天起，

在我的祖國我完全爲人們所忘却！

在那裏我還能找到往日的懷抱嗎？

還能遇到從前的熱情麼？

多年以後朋友們和弟兄們

還能認識我這苦難的人嗎？

或者，在那寒冷的墳墓間

我將要踏上那些親切的、

深情的、可敬的、同我分享過

快樂的青春的親人們底屍骨呢？

啊，如果這樣！加茲貝克啊，



快快地拿你的風雪來打死我，

快把我這可憐無告的屍骨

毫無憐憫地順着山谷吹散吧。

一八三七年

【釋】此詩寫於由高加索向俄羅斯的歸途中。

## 杜馬

我悲傷地看着，我們這一代的人！

他們的未來——不是空幻，便是黑暗，

而，在認識與懷疑底重壓下，

他們將要在無爲中衰老了。

我們，剛剛離開了搖籃，腦子裏就裝滿了

祖先們底錯誤與他們的遲笨的才能，

而生活已經在苦磨着我們像一條無目的的長途，

像他人喜慶中的酒筵。

我們無恥地對善與惡不加分別，

剛剛走上了人生底競技場，沒有鬥爭便凋殘了；

危險當前，我們不知恥辱地漠然無視，

而在權力面前——却又是下流卑賤的奴才。

正像一隻乾霜的果子沒有長足時日便成熟，

吃起來也無味，看起來也難看，

掛在鮮麗的繁花間，像沒有父母的野生子，

繁花底美好底時節——正是牠凋落底時候！

我們拿無用的學問困苦着我們的心，

把那爲狐疑所嘲笑的热情底

美好的希望與高超的聲譽，

嫉妬地遮掩起來，不使親人和朋友們知道。

我們的嘴脣剛剛掙到快樂底酒杯，

但這樣我們也不節省點青春的力量，

從每一個快樂裏，怕吃得太飽，

我們永遠只吸取牠最好的甘汁。

詩底幻想、藝術底創造，

拿愉快的喜樂激動不了我們的心；

我們把感情底殘渣貪婪地緊藏在我們的心中——  
這是吝嗇掩蓋起來的無用的寶藏。

我們也在憎，有時我們也在愛，

不管對於恨，對於愛，却一點都不顯犧牲，

我們心中是一種不可知的神祕的冷酷在主宰，

當那火一般的熱情在血流中沸騰的時候。

祖先們底豪華的歡樂，他們的

坦率的、天真的放蕩，我們也感覺枯寂；

我們就這樣沒有幸福也沒有光榮匆匆走向墳墓，

還一面可笑地頻頻還顧。

我們這一羣憂鬱的、很快就要爲人忘却的人們，

將要無聲無跡地在這個世界上走過，  
給後代也沒有留下一點有用的思想，

也沒有留下一部用天才的筆開始了的勞作。

子孫們，帶着法官與公民底嚴峻的態度，

將要用輕蔑的詩句，用受騙的兒子

劉落魄的父親的痛苦的譏笑，

來侮辱我們的骷髏。

【釋】「杜馬」對於同時代的人們給了最深刻的印象。

伯林斯基在其「萊蒙托夫底詩」一文中說道：

「……萊蒙托夫發表了「關於沙皇伊萬·瓦西里耶維奇，年青的衛士與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一年以後，他又帶了「杜馬」一詩走入文壇，這詩是以詩句底金剛石般的堅硬、風暴般的雷雨的威力、高尚的憤慨與深深的悲哀底巨大的力量而驚動了人們的……」

這些詩句是用鮮血寫下的；牠們的出自被侮辱的靈魂底最深處；這是這一種人底悲啼與呻吟，在他看來，內在生活底缺乏就是比肉體的死還要可怕千萬倍的罪惡……」

『杜馬』(Duma)爲俄國抒情詩之一格，就字義言相當於我國舊體詩中之『興』，『遣興』，『述懷』，『所思』等。

## 詩人

我的匕首閃耀着黃金的飾紋；

牠的鋒利的刀刃，沒有一點缺口；

牠的鋼鋒上還保有神祕的鍛鍊——

這是戰鬥的東方底掩留。

牠好多年來侍奉着深山中的騎士，

對自己的勞役不曉得索討報酬；

牠不僅在一個胸膛上留下了可怕的痕跡，

也不僅砍破過一副甲冑。

牠比奴隸還順伏地分享着歡樂，

牠鏗鏘地鳴響着去答覆侮辱的言語；

在那些日子裏牠的富麗堂皇的修飾

就是他人的恥辱的服裝。

牠在捷列克河的那面給一個勇敢的哥薩克人

從一個士紳底寒冷的屍體上摘取下來，

牠後來被人拋棄了，在亞美尼亞人底

寒冷的鋪貨店裏僵臥了很久。

現在英雄底可憐的伴侶已經失掉了

在戰爭中被打壞的親愛的刀鞘，

牠當作一個黃金的玩具在牆壁上發着閃光，

唉，牠毫無光榮，牠毫無損傷！

任誰也不用那熟稔的眷顧的手

去慢慢地擦洗牠，去親切地撫摩牠，

而，當清晨祈禱時，任誰也不

帶着誠摯的心去誦讀牠的題字。

在我們這貧乏的時代，詩人啊，你不是

把那人世在無言的虔敬中

所景仰的權威換得黃金以後，

也這樣地失掉了自己的使命麼？

常常地，你的有力的語言底美好的聲音

燃起了戰士底戰鬥底心，

人們是離不開牠，如像宴席上的杯盤，

如像祈禱時的香火。

你的詩句，像神靈一般，飛舞在人們頭上，

而，呼喚着崇高的思想，鳴響着，

像是在人民喜慶和災難底日子裏

鐘樓上的大鐘底聲響。

但是你純樸高傲的語言我已厭倦了，

只有那些金箔與欺騙才能慰藉我們；

像是顏色衰退的美人一般，我們的衰老的世界

慣於把深深的黧紋藏到嫣紅色的下面。

你是不是還要醒來，爲人嘲笑的預言者啊！

或者，對着復仇的聲音，你永遠不會

從那黃金的刀鞘裏拔出已的

滿佈輕蔑底銹痕的利刃？……

【釋】詩人與詩這一主題——是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俄

國詩中最常見的主題之一；我們在巴秋希可夫、捷里維格、普式庚、維亞霍姆斯基、巴拉登斯基、維涅維奇諾夫、秋特且夫、雅瑞可夫、舍維列夫、何米亞可夫等人的作品裏都可以遇到他。萊蒙托夫自己也常常說到這個主題，最具有特徵的是下面這兩行：

『沒有痛苦成甚麼詩人底生活，

沒有風暴成甚麼海洋？』

在三十年代末葉，詩人這一主題，在萊蒙托夫底詩作中得到新的闡明。『詩人』一詩，實際上，是在『垂死的劍鬥士』，『詩人之死』與『杜馬』等作品底基礎上生長出來的，牠是萊蒙托夫最重要的政治詩中之一篇。

我拿我的遲遲不決的詩句祝賀這  
可愛的孩子底誕生。

願他同天國與人間的神祇底

祝福永遠地居在一起！

願他不要辜負了他的爸爸，

願他，像他的母親一般，美麗而又可愛；

願他的靈魂將來是平靜的，

劉正：是堅強的，如像天使海魯彼姆一樣！

願他不要早早地知道

那愛情底痛苦和貪婪的心智底光榮；

願他不如譴責地去正視

那虛偽的輝煌與虛偽的人世底喧嚷；

願他不要尋求他人的痛苦

與自己的歡樂底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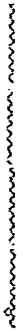
願他能夠從人世的泥沼中拔出來，

心魂依然純潔，心懷依然無傷！

一八三九年

【釋】詩中所說的孩子是萊蒙托夫的表兄弟阿列克塞伊。

。亞力山德羅維奇·洛蒙辛（V. A. 與 M. A. 洛蒙辛的兄弟）底兒子。詩是由萊蒙托夫一八三九年二月給 A. A. 洛蒙辛的信中寄去的。



### 不要相信自己

Que nous font après tout les Valcels  
 ces abois  
 De tous ces harlatans qui donnent de  
 la voix,  
 Les marchands de pathos et les faiseurs  
 de phrases  
 Et tous les baladins qui dansent sur la  
 phrase?  
 A. Barbicidés

不要相信，不要相信自己，年青的幻想家啊，

像害怕那靈感底濃湯一般……

牠——是你病癩的心靈底痛苦的夢囈，

或者是被幽禁的思想底暴怒。

不必在牠裏邊枉費心機地去尋求天國底音訊；

那只是血液在沸騰，那只是力量底殘渣！

快快地在煩惱中消磨掉自己的生命，

澆掉那一杯有毒的鹿酒吧！

在一個驚期的，奇異的瞬間你是否不禁地

在你那早已是沉靜的心中展開了

那充滿着純真的甜美的聲響的

沒有人知道的，處女的清泉，——

不要去傾聽那些聲響，不要把自己交給牠們，

給牠們投上遺忘懷底帷幕吧，

用那抑揚的詩句與冰冷的語言，

你決不會道破牠們的奧妙。

悲哀要是潛入了你心靈底深處，

痛苦要是帶着雷雨與風雪來訪問你時，——

這時候千萬不要陪着你的性子急燥的女友

去參加人們底喧嚷喧嘩的筵席；

不要讓自己墮落下去。何苦去販賣忿怒，

或是販賣順從的哀思，何苦去

高傲地拿出心靈的創傷底膿汁

去嚇唬那些長着純樸的心靈的人。

你會痛苦過沒有？這於我們有何相干？

我們爲甚麼要知道你的那些激動，

你的年青時候底愚蠢的希冀，

和那理性底不懷好意的哀憐？！

看呀：人們一羣羣地從你面前大搖大擺地

經由那慣常的道路走了過去；

在那些快樂的面孔上看不出有一點煩惱底痕跡

也看不見甚麼揩抹不盡的涕淚。

可是他們中間恐怕很難找出一人，

他在顯得早陷下去的皺紋還沒有刻劃好以前

沒有做過一樁罪惡，沒有犯過一點錯誤，

經受過苦難的考驗而形容並沒有枯竭！……

相信吧：你的哀感、你的譴責和你的

背得爛熟的歌調，他們看來是可笑的，

正像悲劇中抹着紅臉、揮動着

用硬紙做成的刀劍的戲子一般。

一八三九年

【註】

最後，何必管理這些亂嚷亂叫的

騾子們，販賣悲憤的商人們，

豪言壯語底製造者們，和那些

撫慰着，又爬在老人底耳邊說：

「我給你帶來一件家鄉的土產！

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東西；

這是戰場上回來的卡巴爾達人，

一個勇敢的卡巴爾達人。

他穿着嵌滿寶石的金甲，

臂上是精鋼做成的披膊；

牠們上面都用黃金書寫着

可蘭經上的神聖的詩句。

他陰鬱地緊皺着眉頭，

他的純潔的熱血底

不可遏止的赤血之流

染紅了他那鬍鬚底邊緣；

圓睜的、大膽的眼睛

充滿了昔日的仇恨；

美好的額髮扭成黑色的一綫  
顯着項頸自然地披下」。

但是，裏海把腦袋低垂在

鬆軟的海岸上，沈沈地睡着，默然不響；

而狂暴的捷列克河，動了真火，

對這老頭子又這樣地諱：

「聽哪，老伯伯：這是一份無價的禮物！

其他一切禮物算得甚麼？

但我把牠珍藏起來，不讓全世界知道，

我一直珍藏到如今。

我同着我的波浪給你帶來了

一個年青的哥薩克女郎底屍體，

她長着兩隻暗色的蒼白的肩膀，



留着一條亮晶晶的亞麻色的辮髮，  
他的陰暗的臉是憂鬱的，

眼睛是那麽平靜地甜蜜地睡着，

而在胸前從一個小小的創口裏

流着一道鮮紅的血流。

在格萊賓兵團<sup>①</sup>的哥薩克人底

整個營盤裏只有一人

沒有去河上哀悼這

年青的美貌的女郎。

他披上了黑色的駿馬，

直奔入深山，在夜戰裏，

把自己的頭顱斷送在

凶惡的車奇尼亞人底刀下<sup>②</sup>。

憤怒的水流開始靜了下來，

而在水流上，像雪一樣地白，

帶着一條濕淋淋的彎彎的頭，  
一搖一晃地，漂浮起來。

老頭子威勢凜凜地

站了起來，衝強大，有如風暴，

而深藍色的眼睛

蒙上了熱情底淚水。

他，充滿了快樂，跳了一跳，

而把這洶湧澎湃的波濤

帶着愛情底低語

緊緊地摟進自己的懷抱。

人。  
【註】<sup>①</sup>格萊賓兵團是防守捷列克河畔格萊賓之哥薩克

紀念 A · I · 奧多葉夫斯基

我知道他——我們曾一同流浪過

在那東方底羣山中……我們也曾親密地

同管過逐放底苦辛；但是我又回到了

故國的田園，而苦難的時日

也按着規定的順序飛馳過去了；

可是他沒有等待到這個甜蜜的時候。

在那可憐的行軍帳幕下

病魔殺死了他，他把不安的一羣

還沒有成熟的、幽暗不明的靈感、

難期的希望與辛酸的憾念……

都跟自己一同帶入了墳墓。

二

他是爲了牠們，爲了那些希望，

爲了詩與幸福而降生……但是，愚悛的他，

早早地就脫棄了童年的衣裝，

把自己的心投向那響響的人寰，

而人世也不容恕他——上天也不救助他！

但是臨終前在痛苦的感奮中，

在人羣裏，在荒漠的原野上，

他那情感底悠悠的火燄並沒有熄滅；

他依然保有紺青色 眼睛底光輝，

響亮的兒童的笑聲，活潑的言談，

對人類舉別一種生活的高傲的確信。

三

但是他遠遠地離開朋友們而死去了……

願你的心得到安息，我親愛的薩沙！

那顆爲異鄉的黃土掩埋了的心啊，

讓他靜靜地安眠吧，如同我們的友情

靜靜地安眠在我的記憶底無言的草壇中。

你死了，同千千萬萬的人們一樣，無聲無息，但是帶着堅強的信念。神祕的思想還依然浮現在你的額上，當你的雙眼已經閉起而沉入永恆的夢境中的時候，而你在囑留時說過的話，當時聽見的人們中沒有一個人能夠理解……

#### 四

那是對祖國的懷念，  
是對撒下的朋友的呼喚，  
是對年青的生命的哀傷，  
還是僅僅表示最後的痛苦底叫聲，——！  
有誰能告訴我們！你最後遺言底深遠而沉痛的意義是失傳了……  
你的事業，見解與思想——  
一切都消逝得無影無蹤，

正像晚間的一陣輕輕薄霧，剛剛閃出一點光輝，風又把牠們吹散了……牠們去了那裏？  
爲了什麼？——從那裏來？——有誰去管牠們……

#### 五

晚雲散後在天際不留一點蹤跡，  
正像兒童底絕望的愛，  
正像他對柔情的友愛底繫念  
永不致信的幻想所留下的空虛一般！  
這是怎樣的空虛呀！……讓塵世忘却了  
與牠如此隔絕的生存吧！  
你幹嗎要牠的懷念底冠冕  
與牠那空洞的中傷底刺劑？  
你並沒有爲牠服役，你從幼年時  
就拒絕了牠的狡黠的鎖練：  
你愛大海底呼嘯、碧色的草原底穆靜！——

六

還有那巖巖起伏的陰鬱的山嶺……

在你那不可知的墳墓四圍，

命運把你生前所喜愛的一切

配備得這樣奇麗。

無言的草原是一片碧色，高加索

用銀白色的冠冕環繞着牠；

牠高臨在大海上，皺着眉頭，靜靜地睡着，

像一個巨人俯伏在盾牌上，

傾聽着洶湧的浪濤講說的故事，

而黑海是在永無停止地喧嚷着。

【註】奧多葉夫斯基之名爲亞力山大，薩沙即亞力山

大之愛稱。

【釋】一八三七年萊蒙托夫在高加索遇見了逐放在那裏

的十二月黨人詩人亞力山大·伊萬諾維奇·奧多

葉夫斯基，並且成了很好的朋友。關於奧多葉夫

斯基，詩人奧卡列夫後來在回憶的文字中寫道

：「奧多葉夫斯基，毫無疑義，是那時住在高加

索的十二月黨人中最特出的人物。萊蒙托夫曾對

他描寫道。是的，這

……紺青色的眼睛底光輝，

響亮的兒童的笑聲，活潑的言談。

凡是認識他的人誰都不會忘掉。在他這一雙眼睛

裏表顯出心窩底平靜，不是關於自己痛苦的悲哀，而

是關於人類痛苦的悲哀，在他這一雙眼睛裏表顯出了

憐憫」。

奧多葉夫斯基是一位天才詩人，但是他自己的詩

幾乎沒有印刷過，而且甚至於也不常常寫，只是背誦

着，因此萊蒙托夫就說：「你的事業，見解與思想

——一切都消逝得無影無蹤」。奧卡列夫回憶奧多葉

夫斯基底詩道：「他空口來作詩，空口來給親近的人

們背誦。在他的聲調裏有着這樣的熱感與清澈，人們是可以聽得出來的」。

在一八三九年，萊蒙托夫由逐放回到彼得堡以後，與多葉夫斯基因為高加索的熱病而逝世了。



一月一日

常常地，我被紅紅綠綠的一羣包圍着，當在我面前，彷彿是在迷離的夢境裏，

在音樂與舞蹈喧鬧中，

在熟練的言語低羞怯的低語中，

好多個沒有靈魂的、禮儀給戴上假面的

人樣的東西隱隱現現的時候，

當早已是毫無畏縮的手

帶着城市女郎低漫不經心的無畏的態度

接觸到我那冰冷的兩手的時候，——

我表面上沈湎於他們的輝煌與醜陋之中，

而內心裏我却愛撫着那往日的幻想，

那逝去的年華底聖的聲音。

如果我能夠不管怎樣即刻沈入夢中，——

我就憑着回憶，如像自由的、自由的鳥兒一樣

飛回那不久以前的過去裏；

我看見自己還是一個孩子，而在四個

都是一些可愛的地方：一所富人的貴族的府第

和一座帶有破爛暖室的花園；

草底藻網輕輕地掩蓋着沈睡的池塘，

而在池塘那面荒村冒起了炊煙——在遠處

霧氣高高地籠罩在田野上。

我走向一條幽暗的小徑；透過叢林  
我望着那蒼茫的暮色，而枯黃的樹葉

在我輕輕的腳步下颯颯地作響。

而奇異的夢思已填滿了我的胸臆：

我想他，我愛他，我也愛他，

我愛我那幻想中的人兒，

她長着一對充滿了紺青色的火的眼睛，

她帶着玫瑰色的微笑，宛如叢林後

剛剛升起的朝日底光輝。

正像一個奇異的國度裏的至高的國王——

我獨自一人常常這樣地呆坐幾個鐘頭，

而在沉重的懷疑與熱情的風暴下

這些回憶直到而今還活鮮鮮地留在我的心裏，

如同大海中的一座秀麗的小島

在海洋底濕潤的曠野裏開着花朵。

當我，清醒過來，識破了夢幻底欺騙，

人底喧囂驚走了我的幻想，

我那喜慶中不速的來客的時候，

啊，我真想要攪碎他們的歡樂，

而正對着他們的眼睛憤然地投以

注滿了悲痛與憎恨的鐵的詩句！

一八四〇年

【釋】一八四〇年過新年的那天，萊蒙托夫在彼得堡去

參加一個假面跳舞會。I. S. 屠格涅夫，這時

剛剛開始了自己的文學活動，在這次跳舞會上親

眼看到過他，屠格涅夫後來在回憶的文字中寫道

：『人們不給他一刻安靜，不斷地去糾纏他，去

同他握手，一個假面完了，再換一個假面，而他

幾乎動都沒有動，默默地聽着他們嘈鬧，輪流地

把自己陰鬱的眼睛向他們一一地轉去。我當時覺得，我在他的臉上已經捕捉到詩的創作底最好的表現」。這篇詩就是在這次跳舞會以後寫下的。詩中，萊蒙托夫回憶童年時代的一段，是描寫他們在塔爾汗內的房子和花園。

### 又寂寞又悲傷

又寂寞又悲傷！——不能向任誰伸出自己的手  
在這心懷惴惴不暢底時候……

希望……徒然地永遠地希望着又有何用？  
而一年地逝去了——那些美好的年華！

愛——但愛誰呢？——暫時地愛，倒也不難，  
而永久地愛，却又是勢所不能……  
要看看自己的心嗎？在那裏往事不留一點踪影

快樂，痛苦，一切又都是這般地空洞。

熱情是甚麼呢？——要知道牠們的恬然的疾患  
或早或晚會在理智底言詞下消滅乾淨，  
而人生，只要用冷眼來把四近看他一看，——  
又是多麼空虛多麼愚妄的兒戲啊！

一八四〇年

### 哥薩克搖籃歌

睡着吧，我的美麗的小心肝，  
啊——啊——唉——。

明明的月亮悄悄地  
望着你的搖籃。  
我給你講幾個故事，  
我給你唱一曲歌，

困起你的小眼睛，你睡着吧，

啊——啊——唉——。

捷列克河在亂石上奔流，

渾濁的波浪在衝擊着兩岸；

一個凶惡的車奇尼亞人爬上了河岸，

你磨着自己的軍刀；

但是你爸爸是個老戰士，

戰爭裏鍛鍊出來的；

睡着吧，小寶寶，不要害怕，

啊——啊——唉——。

將來總有一天，你自己會知道，

戰爭的生活；

你會勇敢地跨上了馬鞍，

拿起了刀槍，

我用絲線給你繡一個

戰馬上的小馬鞍……

睡着吧，我的親愛的小乖乖，

啊——啊——唉——。

看相貌你將來會成一個武士。

惡內心是一個哥薩克。

我把你送到大門外——

你擺一擺手……

在那一夜我要偷偷地

流多少傷心淚！……

睡着吧，我的小天使，悄悄地，甜甜地，

啊——啊——唉——。

我嘔心斷腸地想念着你，

望眼欲穿地等候着你；



我白天爲你求神，

夜裏爲你問卜；

我想，你遠在他方

一定也思念着家鄉……

睡着吧，現在你還不曉得難過，

啊——啊——唉——。

你走時我送你

一尊小聖像；

你禱告上天時，把他

供在你的面前；

準備要參加危險的戰鬥時，

你要想起你的媽媽……

睡着吧，我的美麗的小娃娃，

啊——啊——唉——。

一八四〇年

【釋】這是仿照民歌寫下的。據說，萊蒙托夫有一次在

一個叫做車爾伏列納的哥薩克村中住過。他聽到

了哥薩克婦女怎麼極對小孩唱搖籃歌以後，就在

這裏寫出了他的搖籃歌。母親對於兒子底未來命

運底懼怕，將來送兒子出征時想像的畫面——就

是高加索哥薩克人的搖籃歌底最普遍的主題。

## 女隣

大概，我是盼不到自由了，

牢獄的日子漫長得像年；

窗子離着地很高很高，

門口又站着一個看守的兵！

恐怕我早就死在這狹小房裏了，

如果沒有那個可愛的芳隣！……

今天我和朝霞一同醒來時，

我對她輕輕地點了點頭。

同一的命運使得我們相識，  
牢獄的生活使我們成了朋友，  
一個希望和兩個格子的  
窗戶使我們更加親近；

清早起來我就坐在窗戶跟前，  
我給那貪婪的兩眼一點點自由。  
這時候，在窗戶那面：響了一聲！  
窗帷忽然捲了起來。

我的女隣望了望我！  
低下頭去，托在一隻手上，  
從肩頭，像是吹過一股風，  
蓋下了一塊花手帕。

但她年青的胸口是蒼白的。  
她坐着，長長地嘆了一聲，  
好像是，懷着煩亂的心思，  
也在期待着自由，像我一般。

不要難過，親愛的芳隣……  
假如你願意——等狹小的房門開闢，  
我們倆，如像天上的小鳥一樣，  
向着廣漠的曠野飛去。

從父親那裏給我偷來了鑰匙，  
再請看守們去參加你的酒宴，  
至於怎麼樣可以走到大門口，  
這個，我自己盡力地去想辦法。  
不過，請你要選一個漆黑的夜，

請給父親一些最強烈的酒，

再，爲了使我能夠知道，

請把那塊花手帕掛在窗口。

一八四〇年

【釋】這篇詩是因爲與德卜巴爾特決鬥而被捕後寫下的

。此詩後來在民間歌曲中流傳很廣。

### 編者·讀者與作家

(作家底屋子，放下了窗帷。他坐在壁爐前的大沙發上；讀者拿着一枝雪茄煙背向壁爐站着。編者走進來。)

Los Poetes rassemblent auxours.

qui e nourrissement suvant leur Potte.

Inedit.

編者

您病了，這個，我很高興。

在人生底煩悶裏，在塵世底囂嚷中，

詩人底心中就快要消失了

他那些神奇的幻夢。

在各式各樣的感激之下

把自己的靈魂換下了一文臭錢，

他將要死掉了，做爲公論底犧牲！

他在快樂底烈炎中甚麼時候

才能想好了一部成熟的作品？

但是假若上天忽然想要給他

送來了流刑、監禁，

甚至是長年累月的疾病，

這真是神恩浩蕩啊！

快樂的歌聲立即就

向着他那孤僻的地方響起！

有時候他還熱情地慕戀着

自己的盛衰的悲悽……

……喂，您在寫着甚麼？可不可以

告訴我？

作家

甚麼也沒有……

編者

白費唇舌了！

作家

該寫些甚麼呢？東方與南國

早都描寫過了，歌唱過了；

詩人們都在惡罵着羣衆，

都在讚揚着自己一家的人；

他們的心都向着上天飛舞，

暗中禱告着，都在大聲地

向着某人，向着不可知的美呼喚，——

而大家厭倦到極點了。

讀者

我說——那怕是只要翻開

你們的刊物，也需要很大的勇氣的

（牠已經把我的兩手累壞了）。

第一：是一些灰色的紙！

牠，或許，是純潔的，

而且是十分坦白的！……

你一讀——錯誤百出！

詩——是這樣的空洞；

詩句都沒有意義，沒有情感，

每一節底意思又是冗長的；

並且——可以偷偷地說一句嗎？——

音韻上邊也是常有毛病的。

要說散文嗎？——翻譯。

假如您要是碰到了一些

用我們的調調兒寫下的小說，——

那麼，實在地，都在譏刺着莫斯科，

或者是咒罵着官僚們。

他們在描畫着甚麼人的肖像？

他們在甚麼地方聽過這些話？

假如他們真地聽過，

我們也不高興去聽牠們！

在荒漠的俄羅斯思想甚麼時候

才能夠辭別了那虛偽的文飾，

找得了純樸的語言

與高尙的熱情底聲音呢？

編者

我說的也就是這些話；

我，同您一樣十分不高興地，

看着我們俄羅斯的繆斯。

請讀一下我的評論。

讀者

我讀過了。對於字體、

裝幀、錯字，都有點不滿，

這正是顯明地暗示着，

沒有人會知道的事。

雖然是世人都高興的！

在你們的墨水瓶裏，先生們，

甚至於沒有一點腐臭的膿汗，

而只是一些不乾不淨的污水。

對於這個是應當承認的。

但是請您相信我，我心裏頭

並不想要去罵人——

但怎麼辦呢？……人們罵我？

請設身處地替我們想一想！

下層社會也在讀着我們的刊物；

字句間底露骨的辛辣

並不是輕侮着每個人的耳朵；

作法、風格——都這麼限定了；

要知道大家都一樣地化錢啊！

請相信我：命運注定了

讓我們來背負這沉重的負擔；

請告我說，怎樣地去讀

這些怪誕的話，這些無用的書……

編者

而且究竟爲了甚麼？——爲了對你們說，  
不該去讀牠們的！……

讀者

不過那是多大的快樂，

心胸呼吸得多麼舒暢，

假若偶然地遇到了

一部生動的、清新的作品。

這才是，比方說，我的好朋友：

他有優美無比的音節，

至高的上帝賦與他

滿篇的情感與思緒。

編者

原來是這樣地。但糟糕的是：

這些先生們並不去寫。

作家

該寫些甚麼呢？常常有着  
煩悶的重負卸下來的時候，  
常常有着靈感的勞作底日子，  
在這些日子裏心智都充實起來，  
而和諧的韻，像波浪一樣，  
洶湧地，一波隨着一波，  
按着自然的順序奔流。  
在剛剛醒過來的心靈裏  
升起了一顆奇異的明星；  
語言，好像珍珠一般，  
同呼吸着力量的思想串成一線。  
這時候詩人帶着自由的果敢  
正視着未來，而世界，  
憑着他那崇高的幻想，

在他面前是清淨無塵的。  
但是這些奇異的創作  
只有他一人在家中閱讀，  
隨後他又毫無愧疚地  
拿牠們去生自己的爐火。  
難道這種童真的情感，  
空幻的、任性的謔語  
夠得上嚴然的藝術嗎？  
人們要嘲笑牠們，忘掉牠們的……  
常常地有着痛苦的夜；  
沒有夢，眼在燒，在哭，  
心頭上是渴慾的哀愁；  
冰冷的手，顫抖着，  
緊抱着火熱的枕頭；  
不自禁的恐怖使得毛髮悚然：

病弱的、混亂的叫聲

從胸膛中吼出——而舌尖在

不自覺地大聲呼叫着

早已忘掉了的名字；

在那往昔的美底潑耀中

記憶在自如地描畫着

早已忘掉了的容顏：

眼中是愛情，口中是欺騙——

而不由你不再信賴牠們，

動一動舊創傷底傷口

是那麼愉快而又疼痛的。

這時候我就寫起來。良心口授着，

憤怒的心智執筆記錄：

那是一篇詭祕的行事

與詭祕的心思底動人的故事；

那是荒淫無恥底無情的畫面

那是愚蠢的青年時日底傳說，

這些時日早已在不可見的

但却是頑強的戰鬥中，

在詭騙的與無知的男女間，

在偽暗色與偽虹色的希望底懷疑裏，

徒然地消逝於熱情底大海中，

而且是一去不返了。

一向不爲人所知道的偶然的裁判者，

我，根本瞧不起他人的祕密，

把那用禮儀掩飾起來的罪惡

勇敢地交付給恥辱；

我是殘酷而又無情的……

但是，真地，這些痛苦的詩句，

我決心不拿出來，讓那些

本來不打算看的眼睛去看……

請告訴我呀，該寫些甚麼呢？……



我爲甚麼要招致那不知好歹的  
人們底痛恨與憎惡呢？

爲了讓他們把我的預言的話

稱之爲狡猾的咒罵嗎？

爲了熾熱的詩篇底神秘的毒素

擾亂了赤子底平靜的夢，

而把那顆稚弱的心

誘入自己的奔放的洪流？

啊不是的！我還沒有拿罪惡的幻想

眩惑了我的思想，

拿着那麼大的代價

我不去買取您的光榮。

一八四〇年

【註】詩人正像是靠着吮吸自己的腳掌來生活照的。

——未發表的著作。

【釋】這篇詩是因爲與法國公使底兒子巴蘭特決鬥（一八四〇年二月十八日）而被捕的時候寫下來的。

當決鬥的消息傳到最高當局的耳中，萊蒙托夫已經被捕了——最初是關在奧爾道南斯吉思大樓，後來是在兵工廠守衛本部。這時候有些朋友們曾訪問過他，柏林斯基也是其中之一，柏林斯基在一八四〇年四月十六日與鮑特金的信中曾寫過這一次值得注意的會見：『不久以前我曾在牢監中會見過他，而且第一次同他傾心地詳談過。深沈而有力的靈魂啊！他對藝術的看法是如何地忠實，他對美術的興趣是如何的深刻而又徹底！……我同他爭論過，我看到了他對人生、對深刻信仰某些至善的人底種子的理智的、冷情的、憤慨的見解時，我是多麼地高興。我把這話告訴了他——他微笑了，說道：願上帝如此』。

『編者，讀者與作家』，很明顯地反映出萊蒙托夫被捕以後和朋友們的好些談話，但最主要的或

許就是他同伯林斯基關於詩的談話。

## 幻船

譯自采德里茨

— 117 —

在大海底碧色的波濤上，  
星星在天空中閃爍起來時，  
一隻孤孤的船兒在急駛，  
張起滿帆在海風中急駛。

高高的桅竿沒有彎曲下去，  
桅竿上的風信旗沒有聲響，  
在甲板底闊敞的艙口，  
鐵炮在無言地向遠處眺望。

船上聽不見船長底聲音，  
船上看不見水手底踪影，  
但海中的暗礁、砂灘、  
風暴對牠都毫無傷損。

大海中有一座小島——  
一片荒涼的陰悽的花崗岩；  
在小島上有一座墳塚，  
而在墳塚裏埋着一個皇帝。

敵人們沒有給他舉行軍中的儀式，  
他被葬埋在鬆鬆的砂土中，  
給他身上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  
爲得是他不能從墳墓中站起。

他在悲哀的聯誼底時刻，

在夜半裏，當一年終了的時候，  
那隻幻燈靜靜地

向着高高的海岸停泊下來。

這時候皇帝又蘇醒過來，  
突然從墳墓中爬起；

他頭上戴着一頂三角帽，  
身上穿着一身灰色的軍裝。

他，交叉起有力的兩臂，  
把頭顱低垂到胸口，  
走過去，向着船機坐下，  
很快地奔上了程途。

他向着可愛的法蘭西駛去，  
在那裏他拋下了光榮與皇位，

拋下了自己的繼承人——兒子  
與自己的年老的近衛軍。

他在夜的昏暗中剛剛地  
望見了可愛的國土，  
他的心又突突地跳了起來，  
眼睛又燦燦起烈焰。

他邁開大步勇敢地，  
一直地走上了海岸，  
他大聲地呼喚着自己的戰友，  
可怕地喊叫着自己的將軍。

但是長鬚子的將軍們都沈睡在  
易北河喧嚷着的平原上，  
寒冷的俄羅斯底冰雪下，

金字塔底酷熱的沙土中。

將軍已不聽從他的呼喚：  
有的死在戰鬥裏，  
有的已經背叛了他  
而賣掉了自己的劍。

他，蹣跚了自己的腳，  
在這靜靜的海岸上，  
怒氣沖沖地，走來走去，  
他又大聲地呼叫：

他呼叫他的可愛的兒子，  
那無常的命運中的依賴者；  
他對他允諾過半個天下，  
而對自己只有一個法蘭西。

但是在希望與力量底花朵中，  
他的皇子早已逝去了，  
皇帝，等候着他，在那裏，  
一個人呆呆地站了很久。

他站着，在沈重地噴着氣，  
當東方發出了微明，  
一顆顆的苦淚從眼中  
滴到寒冷的沙裏。

後來把頭顱低垂到胸口，  
又走上了自己的  
神奇的船，擺了擺手，  
向着原路駛去。

【釋】一八四〇年春法國政府提出把拿破崙底屍骨由聖愛倫納島搬回巴黎的問題。萊蒙托夫一定是聽到了這個消息才寫下這篇短歌的。關於拿破崙這一主題是十九世紀二十——三十年代歐洲文壇上（普式庚，海涅，柏爾慈等等）最常見的主題，萊蒙托夫底創作中會有不少篇也是以拿破崙爲主題的。采德里茨·約瑟夫·赫里斯坦（一七九〇—一八六二）是奧國詩人，此詩係就采氏詩原意改作者。

### 因爲甚麼

我悲傷，因爲我愛你，  
我知道：流言底好聽的迫害  
決不會寬恕了你那花朵般的青春。  
你不得不對命運付出了眼淚與哀愁

去換取每一個清朗的日子或甜美的一瞬。  
我悲傷……因爲你以爲是快樂的。

一八四〇年。

### 謝

爲了一切，爲了一切我謝謝你，  
爲了熱情底秘密的苦惱，  
爲了淚底酸苦，吻底毒害，  
爲了敵人們底復仇與及人們底中傷，  
爲了耗費在荒野上的心靈底烈焰，  
爲了我在人生中被欺騙過的一切……  
就這麼等着吧，等今後不久，  
我再來感謝你。

一八四〇年。

## 譯歌德詩

山的峯巒

沉睡在夜的昏暗裏；

幽靜的深谷

充滿了清新的濃霧；

道上沒有揚起一點塵埃，

樹葉靜靜地一動不動……

稍稍等等吧，

你也該休息一下了。

一八四〇年。

【譯】歌德『Ueber allen Gipfen ist Ruh』一詩之

意譯。

~~~~~

給孩子

回憶起青春底罪惡而感到無限的苦痛，

帶着莫名的慰藉與莫名的戰慄，

美麗的孩子啊，我在凝視着你……

啊，如果你能夠知道，我是怎樣地愛你！

我看你年青的微笑、炯炯的目光、黃金色的

捲髮、清脆的語聲是多麼可愛啊……不是嗎？

人們說，你長得同她相像……唉！歲月逝去了：

苦難早早地背叛了她；

但是虛實的幻想還把那美好的仙姿

深藏在我的心中；那充滿了熱情的眼睛

永遠地跟我在一起——而你，你是不是愛我？

這種意想不到的親切你是不是感到難耐？

你的眼睛我這般地親吻是不是有點過多？

我的熱淚是不是灸傷了你的臉龐？

看看我哪，千萬不要說起我的哀傷，

也不要說到，我……爲甚麼？或許，兒童的故事

會惹惱了她，或者會激動了她……

但請你還要相信我。當那在夜晚的時候，

帶着你在聖像前虔誠地低垂下頭顱，

她對你低聲地誦讀着兒童的祈禱詞，

把你的手指比成十字架的樣子，

而你跟着她念誦着那一些

熟識的親愛的名字時——告訴我，

她再沒有教你替另外甚麼人祈禱嗎？

她，臉色蒼白的，或許，曾經念誦過

現在你已經忘掉了的名字……

別去想他了。名字是甚麼？不過是空洞的聲音！

願上帝佑護，牠對你永遠是一個秘密……

但是假如不管怎麼樣，不管甚麼時候，

你偶然地知道了牠——那末請你想一想

童年的日子，孩子，請你別去詛咒牠！

一八四〇年。

【釋】據一般人推究，這是遇見了V·A·洛哥辛娜（

巴赫美捷娃夫人）處女兒以後寫下來的。

~~~~~

### 給A·O·絲蜜兒諾娃

見不到您的時候有好多話想跟您講，

見到您的時候我又想聽聽您來講；

但是您却肅然地看着我，一聲不響，

我也心神恍惚地沉默着。

怎麼辦呢？……用拙笨的言談

去打動您的心，我沒有這種本領……

假如這不能算做悲哀的話，

總該可以算做可笑了……

一八四〇年。

【釋】亞力山德拉·奧西波芙娜·絲蜜兒諾娃（一八〇

九——一八八二），爲萊蒙托夫之女友。

## 烏雲

天空的烏雲啊，永恆的流浪者！  
你，被逐放的流囚啊，像我一樣，  
打從碧色的草原，珠練一般地，  
從可愛的北國匆匆奔向南方。

是誰在迫害着你：命運底決斷？  
秘密的嫉妬？公然的惡念慾望？  
苦苦地壓在你心頭的犯罪？  
還是朋友們恨毒的誹謗中傷？

不，荒寂的田野使你感到苦悶……  
你不知道甚麼是苦難和災殃，  
你永遠冷情的，你永遠自由的，

你沒有祖國，你也不會有逐放。

一八四〇年。

「釋」這篇詩是萊蒙托夫在一八四〇年春天寫下的。根據一個同時代的人底記述，萊蒙托夫是在由彼得堡第二次流放到高加索，動身底那一日，在加拉姆辛家中（在「夏園」對過的「鹽城」附近寫下的。詩人，因為朋友們底關切與愛護而大為感動，站在窗前凝望着潑灑在「夏園」及涅瓦河上空空的烏雲，寫下了「天空的烏雲啊，永恆的流浪者！」一詩」。

別了，滿目瘡痍的俄羅斯，  
奴隸們底國土，老爺們底國土，  
還有你們，那天藍色的軍服，



還有你們，聽從着他們的人民。

或許，在高加索山嶺的那面  
我可以躲開了你的那些將軍們，  
躲開他們無所不見的眼睛，  
躲開他們無所不聞的耳朵。

一八四〇年。



我寫信給您：這真是想不到刑事！真的，  
我不知道，該怎樣地寫，爲了甚麼寫，  
我早已失掉了這種權利。  
我要對您說些甚麼呢？——甚麼都沒有！  
怎麼我還在記挂着您？——但公正的上帝呀，  
這個您是老早就知道的。

而在你看來，並沒有甚麼不了。

我在那裏？我是甚麼人？在怎樣的荒野裏？  
您也沒有知道的必要。

就心靈說來我們彼此隔得很遠，  
甚至於難得說有沒有心靈底血緣關係。

我細細地回味着我經歷過的往事，  
現在用那已經殭冷了的  
心

一一地追究着他們，

我對牠們全盤都失掉了信心。

多少年來自己的心對自己假裝止經，  
這是多麼地可笑呀，

就是再騙過了世人也不見得多好！

而且相信那已經沒有了的東西，

這到底還有什麼用？……

傻頭傻腦地要期待那根本沒有改變。

在我們的一生一切情感都是短暫的；

但是我還記掛着您——是的，真實的，

我無論怎樣都不能忘掉您！

第一，因為我多時了，

多時了真心地愛着您，

後來我爲了幸福底日子付出了

不少的痛苦與驚慌，

後來我在無用的悔恨中

抱着沈痛的歲月底長練，

而用無情的沈思

擊碎了人生底最後的花絮。

我心驚膽戰地和人們交接，

我忘掉了童年的嬉戲底喧嘩，

忘掉了愛與詩——但是您啊

我是決不會忘掉的

我對這種思想已經習以爲常，

我毫無怨尤地首起了我的十字架：

這樣的或者是另樣的懲罰？

都還不是一個樣。我已經認識了人生，

對命運，正像一個土耳其人或鞏德人一樣，

爲了一切我在絕對地感謝牠，

向上天我也不祈求甚麼幸福

而默默地忍受着一切災難。

或許，東方底蒼天

不由地使我同牠的

預言者底教誨親近起來，

而永遠漂泊的生涯，

勞苦、日夜無休的煩惱，

這一切，攪亂了我的思緒，

而把我那病弱的心靈

帶入了洪荒的境界：

心在沉睡著，沒有想像的餘地……

而腦子也沒有運思的可能……

但却躺在茂密的野草裏，

昏睡在條蠟木或葡萄莖底

廣闊的蔭影下，

四外帳幕在發着白色，

哥薩克人的瘦馬，

垂下鼻子，站成一排，

一個炮手睡在銅炮的近旁，

導火線慢慢地冒着微煙，

對面站着一長列的兵，

刺刀在南方底陽光下閃耀着。

這時，我聽到有人談着過去的故事，

在接近我的一個帳幕裏，

在葉倫莫羅夫<sup>②</sup>時代怎麼樣

開入車奇尼亞、阿瓦里亞<sup>③</sup>深山裏去，

在那裏怎麼樣搏鬥，我們怎麼樣打死他們，

怎麼樣爲我們所攻陷，

我又看見，離我不遠的地方，

在那條小河邊，一個歸化的鞏韃人，

跟在預言者後面，做着自己的晚禱，

沒有抬起他的眼睛來，

那邊又有一些鞏韃人坐成一個小圓圈。

我愛他們那如像黃皮靴顏色的

黃臉皮底容顏，

我愛他們的皮帽、破爛的衣袖，

他們的黑色的機敏的眼睛

和他們的帶有喉音的言談。

聽哪——遠處的槍聲！

飛來一顆流彈……多好聽的聲音……

突然一聲吶喊——四外的一切

又靜了下來……但是炎熱已經減退，

人們拉着馬向飲馬池走去，

步隊慢慢地蠕動起來，

一個人急馳過去，又是一個！

喧嚷，談話。「第二連在那裏？

怎麼要獻上嗎？——上尉怎麼了？

大軍趕得快一點！

沙維里伊奇！喂！——拿撞針來！」

擂起大鼓來了

軍樂轟鳴起來；

大炮拉進兩個縱隊中間，

響了起來。將軍

帶着隨從向前跑去……

哥薩克人，像蜜蜂一樣，

吶喊着佈滿了廣闊的戰場，

在樹林邊上已經望見了

軍旗——兩面，三面。

那邊有一個回教徒，包着頭巾，

穿着紅色的車爾凱斯式的上衣，

神氣活現地騎着馬過來，

馬全身閃耀着灰色的光輝，

他指手畫腳，大喊大叫，怎麼這樣不遜？

誰敢衝過去跟他決一死戰！……

說話之間，您看，戴着黑帽子的

一個格萊賓兵團的哥薩克飛奔前去，

他靈活自如地拿起槍來，

跑近了……開了一槍……一股煙……

喂你們，老百姓們，跟着他，

怎麼？受傷了！……——沒關係！不要緊……

小小的戰鬥就這樣開始了……

但是在這英勇的戰鬥裏，

開玩笑的成分居多，戰略上的意義很少，

在涼爽的夜晚，我們，

常常地，來欣賞這種玩意兒，

沒有一點殘酷的感情，

像對悲劇的舞隊那樣

這樣，我可以常常看到，

您那舞臺上根本沒有的戲……

有一回——是在基希村附近——

我們走過一座黑壓壓的森林，

紺青色的晴朗的天空，

呼吸着火燄，在我們上空燃燒着。

一場殘酷的戰鬥在等待着我們。

勇敢的人羣，像暴發的山洪，

由遠遠的伊奇凱里亞<sup>①</sup>深山裏，

向着車奇尼亞湧來，響應同胞的號召。

在古老的森林上空

四圍都在響着信號槍，

他們的煙忽而繚繞得捲成一根長柱，

忽而消散了如像一陣輕雲，

森林們都蘇醒過來了，

在牠們的綠色的頂蓋下，

人聲粗野地互相呼應着。

輜重隊剛剛走上一片空地，

戰鬥已經開始了，

喂！前衛隊要大炮，

看，從叢林內拿出了槍。

看，拉着腿，抬出幾個人來，

大聲地喊叫軍醫官，

從左面，從林外草地上，

突然吶喊着朝着大炮跑上許多人，

子彈從樹林上空冰雹一般地  
向着部隊撒下來。隨後

一切都寂靜了——那邊，樹叢中，  
流着一條小溪。走得更近了。

放了幾顆榴彈，

又向前推進了幾步，靜默無聲，  
但是在橫躺着的木材上

好像是閃了一下槍的寒光下，

接着又有兩隻帽子動了一下，

全都又藏入深草裏。——

這是一陣可怕的沈默，

這沈默沒有延續了多久，

但是在這可怕的期待中

好多的人在跳動不寧。

突然槍聲齊發……看：一行行地臥倒了。

有甚麼用？這地方的軍隊

都是老練的人……『衝鋒，

靠攏！』——聽見在我們後面發口令。

陸子裏熱血已經沸騰！

軍官們都走向最前綫……

來不及下馬的人

都連騎奔到橫木上去……

『烏拉！』——又靜了下來。——刀，

槍托子！——擊殺開始了。

在小溪底水流中戰鬥一直繼續了

兩個鐘頭，殘酷地砍殺着，

像野獸一般，一聲不響，肉拚肉，

河流讓屍體給堵了起來。

我想要勺一點水……

（暑熱與戰鬥苦磨着

我），但是混濁的水

又是熱，又是紅。

在河岸上，在橡樹蔭下，  
衝過了第一排橫木，

停着一隊人馬。一個弟兄

跪在那裏，他的面色

是陰鬱的、粗野的，

但眼淚從滿是塵土的

睫毛上掉下來……穿着外套，

背朝着樹，他們的隊長

躺在那裏。他快要死了。

在他的胸前有兩處傷口

在發着黝黑，他的血在慢慢地

流着。但是他的胸口

很痛苦地起伏着，目光

可怕地投向四方，他喃喃地說着：

「救命呀，弟兄們！——拾到山裏去……」

等一等，——將軍受傷了……

沒有聽見……」他呻吟了很久，

但是慢慢地聲音低微下來，

漸漸地靜了，把靈魂交給了上帝，

四圍站着幾個長着蒼白鬍子的人，

他們都低倚着長槍……

他們低聲地哭泣着……過後

用軍人大衣小心地

把他的屍體蓋起來，

抬走了。我悲切地一動不動，

凝望着他們。這時候，

有人在跟前嘆息着

喊叫伙伴們朋友們底名字：

但是在我的心裏我找不出

一點哀憐、一點悲傷。

一切已經靜了下來，屍體

堆成了山，血冒着氣，

在亂石堆中流着，

火氣中充滿了血底

難聞的腥味。將軍

在樹蔭下坐着大鼓，

在讀着報告書。

附近的樹林，像在濃霧中一樣，

在火藥煙霧裏發着青色。

而那裏，在遠處，像一片高下不平的，

但却是永遠高傲的平靜的田畝，

山脊在遠遠地伸延開——加茲貝克<sup>①</sup>

也輝耀着的峻峭峯頂。

我懷着莫名的中心的悲哀

想：殘酷的人呀。

人們想要怎麼呢！……天空是晴朗的，

天空下大家有好多的地方，

但他們卻不斷地無端地

互相仇視着——爲了甚麼？——

嘉魯伯打斷了我的幻想。

在我肩頭拍了一把，他

是我的朋友：我問他，

這地方叫甚麼名字？

他對我說：「瓦列里克」，

翻譯成我們的話，

就叫做死河：不錯，

古人早起下了這樣的名字」。

「今天他們來撕殺的大約

「有多少人？」——「七千多」。——

「損傷了許多高爾人<sup>②</sup>嗎？」——

「誰知道？」——「你因爲甚麼沒有數一數！」

「得了！算了吧，——這時有人插嘴了，——

他們永遠忘不了這個血的日子！」



一個車奇尼亞人狡猾地，  
望了望，搖了搖頭。

但是我怕你感到無聊了，  
在那花花世界底歌樂裏  
您會覺得野蠻的戰爭是可笑的，  
您不慣用那沉重的死底思想

來苦惱你自己的心，  
在您的青春的面龐上

還看不出憂思與悲傷底  
痕跡，而你恐怕還從來

沒有親眼看見過

人是怎樣死去的。願上帝

保佑您永遠不要看到：另一些激動

已經是很夠了。在自我忘懷中

走盡了人生的程度，不是很好嗎？

懷着即刻就要醒來的冥想  
而做着永恆的夢，不是很好的嗎？

現在別了：假使我這

雜亂無章的故事能夠使您高興，

能夠稍稍地引起您的興趣；

那我是幸福的。要是不然呢？——

那就請您恕我這樣地狂言，

請低聲地罵一聲：缺德的！……

【釋】萊蒙托夫用書信底形式寫給自己的女友。其中

描寫着高加索戰爭中的一段：俄羅斯人與卑奇

尼亞人在瓦列里克河（意譯：死河）畔一役（

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一日）。萊氏曾參加此役，

幾遭不測。

②葉爾莫羅夫將軍（一七七二——一八六一），

為征高加索之俄國名將，在高加索轉戰十年（

一八一七——一八二七）。

③ 車奇尼亞與阿瓦里亞均爲高加索北部地名。

④ 車爾凱斯，高加索城市。

⑤ 格萊賓兵團，駐守捷列克河上格萊賓城之軍隊。

⑥ 基希村，瓦列里克河附近之村莊。

⑦ 伊奇凱里，爲車奇尼亞附近之深山。

⑧ 加茲貝克，高加索羣山之高峯。

⑨ 高爾人，意卽山國人，係高加索羣山中居民之稱。

### 遺言

老兄，我想跟你

悄悄地談一談：

人們說，我在人世上

再活不了多久了！

你不久就可以回家去：

看一看……但是看甚麼呢？

說句老實話吧，沒有人

十分關心着我的命運。

可是假如有人問起來……

好，不管甚麼人問，

請告訴他們說，我掛彩了，

鎗彈打穿了我的胸膛；

就說，我忠誠地爲了沙皇而死去了，

就說，我們的大夫們太不成話，

就說，對我們的家鄉

我曾致送過最大的敬意。

我父親和母親

恐怕你是見不上了……

我承認，真地，想起老人們來  
我心上是十分地難過：

但是他們假如有一個還活着，  
請告訴，我懶得寫信，  
就說，我們的隊伍出發了，  
就說，不要等待我了。

他們有一位女隣居……

你想想，我們

是多時離開的！……她是不會  
問訊我的……反正一樣了，  
請你把實在的情形告訴她吧，  
不用可憐那顆空漠的心；  
讓她去哭一哭吧……  
在她看來這並算不了甚麼！

## 祖國

我愛祖國，然而用得是一種奇異的愛情！

我的理智也不能夠把牠戰勝。

無論是拿鮮血買來的光榮，

無論是充滿了高傲自信的恬靜，

無論是蒙昧遠古底寶貴的傳言，

在我心裏都激不起一點慰藉的夢幻。

但我愛——爲着甚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牠的草原底清冷的沈靜，

牠的森林底無邊的振動，

牠的河水像大海似地碧浪滔滔……

我愛乘着馬車奔馳在村落間的道路上，

用緩慢仔細的目光透過夜色蒼茫，

一邊嗟嘆着自己的宿地，從四面八方  
遠望着那悲慘的鄉村中的顫抖的燈光；

我愛那野火冒起的輕烟縷縷，  
草原中過夜的大隊車馬，  
還有那蒼黃的田野中的小山頭  
一對發着白光的白樺。

我，懷着好多人不會知道的慰藉，  
望着那堆滿了穀物的打穀場，  
覆蓋着稻草的農家小舍，  
帶有窄彫窗板的小窗。

而在節日時，在露水降下的夜裏，  
我要在醉酒的農夫們底喧談中，  
看那嘴裏吹着口哨的  
舞蹈，一直看到半夜深更。

一八四一年

## 最後的新居

當法蘭西，在擊聲雷動與歡呼震天下，  
歡迎你那在陰沈前放逐與鎮練中  
在無言的痛苦裏早已死去的

寒冷的屍骨的時候；

當世界用懇切的讚美

來給已晚的悔恨底激發加冕，  
而沾沾自喜的庸人之輩，

忘掉了過去，傲然自得的時候，

我，給憤慨與情感激發以自由，  
認清了這些悼念的懷願底虛偽，  
不由得對這偉大的人民說：

你可憐的空虛的人民啊！

你是可憐的，因為『信仰』『光榮』『天才』，

一切，人間一切偉大的、神聖的東西，  
都爲你帶着孩童的猶疑底愚蠢的嘲笑

在塵埃中踐踏得粉碎。

你拿『光榮』做成了偽善底玩具，

拿自由——做成了刑吏底刀斧，

而把一切神聖的、祖傳的信仰

你拿也去拆，拆成碎片，

白髮的親兵們底父親，榮譽底可愛的兒子，  
走在埃及草原上，走在恭順的維也納城垣下，

走在火光冲天的莫斯科底雪原裏！

而你們，請告訴我，在這時候你們在幹些甚麼？

當他在異國的原野上將要高傲地死去時，

你們在搖撼無上的權力像摔掉頭的重負？

普魯士軍隊的丁零丁零的響？

從哀哀啼哭的親兵們那裏拉走了『英雄』，而在異域的『懸崖』上在碧色的重洋大海那面，

爲人忘却的，『他』獨自一人消逝了——

獨自一人，——困憊於無用的復仇

無言的與高傲的哀傷——

而像一個大兵，穿着自己的行軍外套

爲僱傭的手掩埋掉。

但歲月逝去了，瘋狂的子孫們

叫道：『把神聖的屍骨還我們吧！』

他是我們的！現在我們要把他這偉大的

田野底種子掩埋在『他』所拯救出來的國牆裏！

——而他回到自己的祖國；——人們瘋狂地，

像往日一般，在『他』周圍與擁，奔跑着

而在喧嚷的『首都』，把『他的』殘骸

安葬到升靈的滲墓中，

最後的希望終於實現了！

人羣，在『他』面前戰慄的人羣，

已用另樣的東西換去了自己短暫的歡樂，

散步時帶着自得的笑容踐踏着他的殘骸。

我不禁地悲從中來，當我想到了，

現在已經打破了『他』周遭的神聖的寂靜。

『他』在自己的荒野裏多少年來

這般渴望地在希望着平靜與安息！

假如『領袖』底『靈魂』跑來看一看

『他的』屍骨安臥着的新的墳塚，——

當『他』看到了這種景象時，

『他』心中要沸騰起怎樣的憤怒啊！

『他』困憊於悲哀，將要怎樣地懷念那

在遠方底天空下那一座暑熱的孤島，

在那裏像『他』一樣堅強的像『他』一樣偉大的

海洋曾經守衛過『他』！

一八四一年

【註】拿破崙失敗後，把他的兒子送到奧地利，最後死於奧國。

【釋】『最後的新居』是萊蒙托夫對於一八四〇年十二月法蘭西人把拿破崙底屍骨由聖愛倫納島迎回巴黎一事所寫下的。

## 死入底愛

讓人們用那寒冷的黃土

把我掩埋起來吧，

呵，親愛的！無論何時，無論何處，我的心

都跟你在一起。

在平靜與忘懷底國土裏

我，墓中人，

也忘不了那瘋狂的愛情底

苦惱與罪愆。

在最後痛苦底時刻毫無畏懼地

撤下了人寰，

我想要從別離中去期待慰安——

但却沒有別離。

我看見了無形體的人們底美，

我暗自愛傷，

怕我在天國裏認不出了

你的容顏。

神的權威底輝耀與神聖的樂園

對我有什麼用？

我把人間的一切苦痛都隨身

帶到了那裏。

我無論在那裏還在痴愛着唯一的

可愛的幻想；

我還在希望，還在哀詢，還在嫉妬，

同往日一樣。

假若別人底嘴唇觸到

你的面龐，

我的心便在無言的痛苦中整個地

戰慄起來。

假若，有時候，你在睡夢中低聲地說念着

你的愛人，——

你的話語便如像熊熊的烈火流注到

我的心中。

你不應該再去愛別的人；

不，不應該，

你對死者，應該感着言語底聖物，

履行你的諾言。

唉，你的恐怖，你的那些祈禱，

那有什麼用？

你知道，我根本不需要那些

平靜與忘懷！

一八四一年

從神祕的、冷然無情的半假面下

對我露出了你的愉快如幻想的聲音，

你的醉人的美好的眼睛在對我照耀着，

你的狡賴的嘴唇也在對我微笑。

透過了一層淡淡的輕煙我無心地注意到



你那處女的髮頰和白淨的額頭。

幸福的人哪！我也看見那隨意梳起的頭髮，  
梳成了波浪一樣的可愛的捲髮！……

給 S · N · 卡拉姆辛娜

這時候我便在我的想像裏

按照一些輕淡的輪廓造出了我的美人；  
而從那個時候，我把這無形體的幻像  
帶在我的心裏，我撫慰牠，我鍾愛牠。

在已經過去的那幾年我也曾  
在我的純朴的心靈裏，  
愛過大自然底喧嘩的風暴，  
也愛過熱情底祕密的風暴。

我總覺得：在逝去的年華裏我彷彿  
曾經聽見過這些活潑的言談；

彷彿有人對我低低地講，在這次會面後，  
我們重新見到時，就會像老朋友一樣。

一八四一年

但是我很快地就看透了  
牠們的不具形的美底神祕，  
牠們那上下不連串的震動了  
我的耳朵的語言，我也厭煩了。

一年一年地我越發變着，  
給了平靜的希望一個自由的空間，  
夢那清晨時候的晴朗的天氣，

傍晚時候的低低的絮談，

我愛您的那些奇詞妙論，

您那嘻嘻哈哈的笑着，

絲蜜 諾娃 底惡戲，薩沙 底

洒落，和伊希卡·米亞特列夫 底詩篇：

一八四一年

兄弟。

伊希卡·米亞特列夫即詩人伊萬·彼得洛維奇

·米亞特列夫（一七九六—一八四四），為

著名幽默詩人。

給 E·P·洛斯托普欽娜

【註】所非雅·尼古拉葉美娜·卡拉姆辛娜（一八〇

二）——一八五六）作家及史學家卡拉姆辛之長

女。

亞力山德拉·薩西波茅娜·絲密兒諾娃（一八

〇九——一八八二）為普式庚，茹可夫斯基，

維雅塞姆斯基，果戈理等人之女友，萊蒙托夫

在一八四〇年同她認識的。

亞力山大·尼古拉葉維奇·卡拉姆辛（薩沙為

亞力山大之愛稱）為所非雅·尼古拉葉美娜之

我相信！我們倆

是誕生在一顆星星下；

我們走過同一的道路，

同一的夢欺騙過我們。

但是呀！——被熱情底風暴

從那高貴的鎖鍊中吹出來，

我在無結果的鬥爭裏

忘掉了我年青時候底故事。

我，預見了永恆的別離，

不許給我的心一點自由；  
我不敢把無用的幻想  
託付給寂靜的聲音……

正如海上的兩個波浪，萍水相逢，  
結成了自由的一對，靚麗地

在碧海底廣漠上奔流：

南方的薰風把牠們追趕在一起；

但，在甚麼地方，懸岩底

石頭胸膛又把牠們沖散……

而牠們，滿懷着慣常的冷情，

沒有一點憐惜，沒有一點愛情，

給牠們遇到的各樣的海岸

帶來了自己甜蜜而困倦的低語，

自己狂暴的喧叫，自己從別處借來的輝光，

還着那自己的永恆的溫情。

一八四一年

【釋】歌道基雅·彼特洛芙娜·蘇式珂娃（一八一—

——一八五八）爲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底著名女

詩人，出嫁後，從夫姓稱爲洛斯托普欽娜伯爵夫

人。伯爵夫人曾將其第一部詩集贈給萊蒙托夫，

詩集中題云：「以表示對他的天才之驚異，對他

本人之衷切的友誼」。此詩就是答謝她的贈書及

題字的回贈。

不，我這般熱愛的並不是你，  
你的美底輝耀也不是爲了我；  
我在你身上愛着我那往昔的苦痛  
和我那已經逝去的青春，

當，有時候，我把我凝神的目光  
刺入你的眼睛，而注視着你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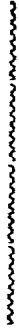
我心中却在作着神祕的對話，  
但是我在心中說話的對方並不是你。

我在同年青時候底女友密談；

我在你的面貌上尋找別人的容顏；

在活的嘴唇上尋找早已不說話了的嘴唇，  
在你的眼睛上尋找熄滅了的眼睛底火花。

一八四一年



在荒野的北國，在光禿的高原上，

孤孤地長着一棵松樹，

牠蓋着深深的白雪，像披着件袈裟，

在斜風裏搖幌着，漸漸地入了夢境。

牠夢見，在遼遠的曠野裏，

在那太陽上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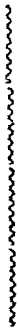
在火熱的山巖上，孤獨的、寂寞的

生長着一棵美麗的棕樹。

一八四一年

【譯】此詩係譯自海涅『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am』。

einam』。



### 懸崖

一朵金色的彩雲停息在

懸崖巨入底胸前住了一宿；

一清早，在碧藍裏快樂地嬉戲着，

她便匆匆地又奔上了自己的程途；

但是在年老的懸巖底鏤紋裏

留下了一道濕的痕跡。他孤獨地

站在那裏，深沈地想了一想，

他在荒野裏低聲地哭了起來。

—— 一八四一年

### 爭辯

在某一天，當着一羣

同族的山峯的面，

加茲貝克和沙特山

曾經有過一次爭辯。

『當心呀！——白髮的沙特山

對加茲貝克講：——』

老弟，你一向順着人們底心思，

如今得到報應了！

他們在你的山腰裏

將要建造好多污黑的僧院；

在你的深深的狹谷中

斧聲將要丁丁地響起。

而那鐵的鋤頭，

爲了取得青銅與黃金，

將要向着你的石的胸膛

挖一條可怕的路！

那只有片片的彩雲

和百鳥之王的蒼鷹才能飛到的山岩，

如今隊商們已經

可以翻越過去了。

人是狡猾的！雖然第一次的

翻身是艱苦的，

可是當心呀！東方

是人口衆多、力量雄厚的！」

——我並不害怕那東方，——

加茲貝克回答道。

在那裏人們沈沈地睡着，

而今已經第九個世紀了。

你看呢：在條懸木底濃蔭裏，

睡夢中的喬治亞人

把甜美的葡萄酒底泡沫

流滿了他的花花短襪；

德里蘭在珍珠般的噴泉旁，

坐在繡花靠椅上，

腦袋歪在水煙管底煙霧裏，

在睡眼朦朧地打盹。

你看，在耶路撒冷底山腳下

有一個死去的國家，

牠被上帝燒得乾乾淨淨，

牠沒有聲音，牠一動不動；

往遠看，永遠不知道蔭影的

黃色的尼羅河

沖洗着帝王們的

陵墓，燒得通紅的石階；

阿剌伯人早已忘掉了

爲了花花帳幕的征戰，

而，數着天空的星星，

在歌唱着祖先們底故事。

這裏眼睛可以望到的一切，

都以爲平靜是至上的，都在沈睡着……

不，衰老的東方

決不會征服了我！——

『你不要先這樣誇口啊！——』

年老的沙特山說道：——

看哪，在北方，在雲霧裏，  
你看那是甚麼，老弟！」

大塊頭的加茲貝克

因爲這個消息心中暗自不安，

他，慌張地，把目光

投向黑沈沈的北方。

他，心中裝滿了各種思想，懷疑地

朝着那裏觀望；

他看見一種奇異的動作，

他聽見一些混亂的聲音和喧嘩。

從烏拉山直到多斡河，

一直到那大河邊上，

搖搖幌幌，浩浩蕩蕩，

軍隊在蠕動着。

軍帽上白色的毛章在迎風搖曳。

如像草原上的羽毛草，

各色各樣的槍騎兵在飛馳着，

揚起了漫天的塵埃。

戰鬥的大隊一行行地

密集地前進；

前面飄揚着各色的旌旗，

咚咚地在播着戰鼓。

炮兵，排成了銅的行列，

突進着，轟響着，

導火線，像是在戰鬥之前，

冒着微煙，燃燒着。

而在戰爭的風暴底

等頓中受盡磨煉的

白髮蒼蒼的老將軍，率領着他們

炯炯的目光，率領着他們。

全軍在行進着，他們聲勢浩大，

有如暴發的洪流，  
他們慢慢悠悠的，如像一朵朵的烏雲，  
一直向着東方飄蕩。

為不幸的思想所苦惱，

心中充滿了不祥的夢，

陰鬱的加茲貝克開始數算起來——

但數不清有多少個敵人……

牠把自己同族的羣山

用愁苦的目光看了一眼，

把沙普卡拉了一拉，掩住了眉，

便永遠地靜默下來。

一八四一年

Шатт (Shatt) 即埃里勃魯斯山 (Elbrus)

——萊蒙托夫原註。

指喬治亞。

指波斯，德里崗就是波斯底首都。

指巴力斯坦。

指埃及。

指阿剌伯。

指俄羅斯征服高加索之戰爭。

白髮蒼蒼的老將軍，係指由一八一七——一八

二七年征服高加索之俄軍總司令葉爾莫洛夫。

高加索山國人稱永遠地停留在加茲貝克山頭的

羣朵為沙普卡。——萊蒙托夫原註。按沙普

卡 Shappa 意為無絲便帽。( )

### 夢

在正午的炎熱下，在達古斯坦底山溝中，  
我胸膛裏帶着一粒鉛彈靜靜地躺着不動；  
深深的傷口還在透着餘溫；



我的血在一滴一滴地流溢。

我一人躺在山溝底砂石上；  
層層疊疊的山崖緊壓在我的四旁，  
太陽燒着牠們死寂的頂峯，  
也燒着我，——但我却沈入了一個死亡之夢。

我夢見了一個燈光輝煌的晚宴，  
在我那可愛的故園。

許多冠戴着鮮花的年青女郎呵，  
正在愉快地談論着我。

但有一個女郎沈思地坐在一邊，  
她沒有參與這愉快的美談，  
只有上帝知道，她年青的心靈  
爲甚麼沈入了悲傷的夢境；

她夢見了達吉斯坦底山溝；

在那山溝裏躺着一具熟識的屍首；  
他胸前的傷口，雖然透着餘溫，但已發着黑黝，  
他逐漸冷却的血還在緩緩地涇流。

一八四一年

✓  
姐瑪拉

在那捷列克河雲霧裏怒吼的地方，  
在那達里雅爾底深深的狹谷中，  
有一座古老的寶塔矗立在那裏，  
牠在黑沉沉的山岩上發着黑黝黝的孤影。

在那座高高的窄狹的寶塔上  
住着一位美麗的女皇姐瑪拉：

她美麗如像天國的安琪兒，  
她狡猾、狠毒有如惡魔。

在那裏透過了午夜底濃霧

閃耀着金色的燈光，

牠投射到行人底眼中，

牠引誘着人們想起了深夜的休息。

聽見了瓊瑪拉說話底聲音：

她的話語整個是希望與熱情，

在牠裏頭存在着全能的魔力

和不可理解的權威。

兵士、行商和牧人都向着這

看不見的仙女底聲音跑去：

在他面前門在大開着，

有一個陰鬱的太監在迎接着他。

她坐在柔軟的天鵝絨的臥榻上，

穿着錦繡的衣裳，簪戴着珍珠寶石，

在等待着自己的佳賓——酒杯

在她面前發着噼噼的聲音。

熱情的手緊緊地握住，

嘴唇和嘴唇緊緊地親吻，

奇怪而粗野的聲音

在那裏整整地吶叫一夜。

彷彿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年青男女，

聚會在那座荒僻的賣塔裏，

來參加夜半的婚禮，

或者是，參加大殮葬底法事。

但是晨光剛剛地  
把牠的光輝投射到山上，  
霎時間昏暗與沉默  
便又在那裏統治起來。

在達里雅爾底狹谷中只有  
捷列克河，奔馳着，掀起了波濤，  
一個浪頭緊接着又一個浪頭，  
一道波濤追逐着又一道波濤，

波浪們烏咽地急忙  
帶走了一個無言的屍身，  
這時候窗戶內走過了一個白色的人影，  
聽見他們說道：別了。

而這聲音道出了臨別的話  
是這些多情、這般甜蜜，  
彷彿是已經預先約好了的  
幽會、歡樂與熱愛底深情。

一八四一年。

【釋】這篇詩是根據比亞民間傳說寫下來的，傳說中的  
女主角是美麗而狡猾的女皇達里雅，萊蒙托夫改  
名為瑪拉。

### 幽會

在蔥蘢的山後

夕陽已經淹沒了，  
溫泉滾動着潺潺的水流，  
隱約地閃着微光，  
一座座的庭園

充滿了活潑的芬芳，  
梯弗里斯爲沈默擁抱着，

山谷中滿是幽暗與夜霧。

夢魔不停地飛舞在

罪惡的人們頭上，

人類底保護者、天使們

在同孩子們傾談。

在那裏，在那古老的岩堡後，

在那陰暗的山邱上，

在清新的篠懸木下，

我在氈毯上躺着。

我一人躺着，想：

在這陰沈沈的夜裏

你約我來幽會，

這不是在夢中嗎？

在這神祕的、但愛神却認做是

甜蜜的時刻，

我的唯一的好人兒啊，

我的幻想在呼喚你。

山下邊巡邏的燈火

剛剛在橋頭上點着，

黑黢黢的鐘樓

像哨兵一樣地站着，

用着畏縮的步伐

從四處的浴場裏走來了

一對對的喬治亞女郎，

她們走成一條白色的長練，

她們走過僻靜的街道，

慢慢地走着，有一個差點摔倒……

但是在長長的頭巾下

也認不出那一個是你！……

你的帶有平滑屋頂的小房

我可以遠遠地望見；

帶有搖搖不穩的石板的

台階在河水裏沖洗着；

在那從青青的庫拉河上

吹來的涼風中，牠

被纏繞在綠色的

藤蘿的濃蔭裏；

在那高高的白楊後面，

那裏我看見了你的窗戶……

但現在還沒有

爲那孤零零的燈光照明！

我等待着。在惶惶不安中，

我的目光茫然地向四處瞻望：

我焦急難耐地用我的佩劍

刺破了我的毡毯；

我帶着無用的哀傷等待着，

我悲戚，我苦痛……

這時涼爽的、濕潤的風

從東方吹來，

在層雲後面，灰色的

鋸齒形的山嶺變成了紅色，

商人們帶領着隊商

從城市裏出來……

去吧，去吧，這恥辱的眼淚，

沸騰吧，我的心啊！

你的可恨的狼心狗肺，

蛇啊，我已經明白了！

我知道，昨天有一個喜氣洋洋的

年青的鞑靼人，很神氣的，  
在清脆的鋪石馬路上

騎着馬踏踏地跑過。

他在你的窗戶前仔細地

觀賞着，你的父親

也很羨慕他那匹波斯馬，

原來是別有原因的。

我要拿上我的長槍，

出了城門；在那裏，

在那荒野的山峯下

有一條窄狹的鬢道。

我在墳場教堂的後面

一直等到明天正午，

而把我的槍直向着

塵土飛揚的大道瞄準。

這可以鬆鬆我心頭的悶氣了！

我在亂石堆中躺着；

聽！向着這裏走來的腳步聲……

啊！原來是你，我把你個鬼！

一八四一年

【釋】這一篇詩，與其說牠是一篇短歌，還不如說牠是

一篇用詩體寫下的短篇小說。典型的短歌常常講

述一些神奇的事件，如萊蒙托夫底『幻船』。

『幽會』却是人生的故事，而用抒情詩的筆調寫下

來，從一開始就逐步緊張，直到最後以『啊！原

來是你，我把你個鬼』而中止。這是萊蒙托夫底

就文字及韻律的技巧說來最著名的一篇詩。

一片檫樹葉離開了牠的親密的枝頭，

爲無情的風暴所追趕，飛向曠野荒邱；  
牠受着寒暑困苦底摧殘而枯萎凋零；  
就這樣地終於飄飄飄泊到黑海之濱。

黑海岸上長着一棵年青繁茂的白楊；  
風，撫摩着牠的綠枝，在同牠個訴衷腸；  
在碧綠的嫩枝上搖響着幾隻極樂鳥，  
牠們歌唱着關於海王底光榮的曲調。

飄泊者隱伏在高高的白楊底樹根旁；  
牠懷着深深的悲哀懇乞暫時的寄藏，  
牠這樣地說：『我是一片可憐的桤樹葉，  
我未老先衰，我生長在那寒冷的原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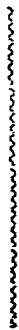
我孤獨地、彷徨地在世界上飄泊已久，  
我枯萎了，無形，我凋落了，無夢亦無休。

請你把這異鄉客收留在你那綠葉間。  
我知道不少稀奇的、絕妙的好故事美譚。』

『我要你有甚麼用？——年青的白楊對牠講。  
你又黝又黃，——怎能配我那鮮麗的兒郎？  
你多聞多見！——但我要你的故事幹甚麼？  
極樂鳥也早已經噪呼聒了我的耳朵。』

走你的路吧，啊，飄泊者，我不認識你呀！  
太陽愛我，我開花爲牠，我輝耀也爲牠；  
我在這裏把我的樹枝向着天空高仰；  
那寒冽的海水喲，在沖洗着我的樹根。』

一八四一年



我獨自一人走上了征途；  
多石的道路在夜霧中發着閃光；  
夜是寂靜的。荒野在傾聽着上帝，  
而星星在同星星談心。

天空中是壯麗的、奇妙的！  
大地沈睡在淡青色的光輝裏……  
我爲甚麼這般痛苦？這般難過？  
我期待甚麼嗎？惋惜甚麼嗎？

對人生我已經不再期待甚麼，  
對往事我也毫不惋惜，  
我在尋求自由與安息！  
我想要墮入夢中沈沈地睡去！  
但不是那墳墓底寒冷的夢……  
我想要永遠地這樣睡着。

生命之方微睡在我的胸膛裏，  
胸口呼吸着在慢慢地一起一伏；

清妙的歌聲娛悅着我的兩耳，  
整日整夜地對我歌唱着愛情，  
茂密的樺樹永遠發着綠色，  
爬在我的墳頭不停地喧嚷着。

一八一四年

## 海上公主

皇太子正在大海中洗馬；  
他聽見說：『皇子！看看我呀！』  
馬，噴着鼻息，聳起了耳朵，  
只向前走去，揚開了碧波。



皇子聽見：「我是——海上公主！  
願不願同我把青春共度？」

這時一隻手從水中伸出，  
把馬籠頭上的絲繩拉住。

接着鑽出了年青的頭來；  
一棵海藻在髮辮上簪戴。

藍色的眼睛燃燒着愛情；  
頭上，有如珍珠，水泡潑潑。

皇子想：「好極了！等一等呀！」  
他順手抓住了她的髮辮。

抓着，戰鬥的手是有力的；  
她哀告，她掙扎，她又哭泣。

武士勇敢地洩到了海岸；  
上了岸；大聲地呼叫伙伴：

「唉你們，勇敢的弟兄！來呀，  
看，我的捕獲物在怎樣掙扎呵……」

怎麼站在那裏，嚇成那樣？  
沒見過這樣標致的女郎麼？」

皇子回過頭去向後一看：  
嚶啞！楞住了自己的兩眼。

看見，在金色的沙上躺着

一個長着尾巴的海魔；

尾巴上披着長蟲的鱗片，

昏了過去，藉做一團；打顫：

項頂上溼溼地流着大汗，  
兩眼蒙了一層死的昏暗。

蒼白的兩手緊抓着細沙；

嘍裏低聲地不停地亂罵……

皇子騎上馬沈思地走去，  
他永遠忘不了游王的婦女！

一八四一年

## 預言者

自從永恆的裁判者給與我

預言者底全知以來，

我便在人們底眼睛裏

清晰地看出了罪與惡底文句。

我開始宣布了愛情與

真理底純正的眞義。

我所有的親戚朋友們

都憤恨地向我投來了石頭。

我滿懷着深沉的悲痛，

像乞丐一般，跑出了城市，

我就在荒野裏生活起來，

如像鳥兒，靠着上天而賜與果腹；

在那裏，地上的野獸們，  
遵守着神底訓誡，都順從着我；  
天上的星星，快樂地閃着  
燦爛的光輝，在傾聽着我。

當我匆匆地走過了

一座喧嚷的城市的時候，

見那老人們帶着自食的微笑

對着孩子們這樣地講：

『看呀：這就是你們的榜樣！

他從前是高傲的，同我們合不來；

糊塗蟲，他想要我們大家相信，

上帝用自己的嘴巴佈道！

孩子們，仔細地看他呀：

他是怎樣地憂鬱、憔悴、蒼白！

看呀，他是怎樣地破爛、窮苦，

人們是怎樣地瞧不起他！』

【釋】這是萊蒙托夫最後詩作之一。萊蒙托夫的『預言者』，彷彿是，普式庚的『預言者』底繼續。普

式庚寫着上帝對預言者說：

『起來，預言者，你看看哪，你聽聽哪，

你要執引我的意志，

你，走遍了重洋與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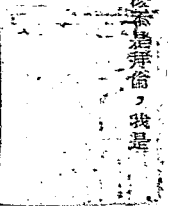
用語言去燃起人們底心』。

萊蒙托夫好像是接着寫下第二章：『自從水火的

裁判者給與我預言者底全知以來……』講述走過

了重洋與大地以後又遭遇到一些甚麼不幸拜倫，我是

了重洋與大地以後又遭遇到一些甚麼不幸拜倫，我是



9.47

6-4

31